宋子大全

續二十

諡狀
行狀
傳

尤菴先生後集卷三十九

謚狀

户曹判書俞公謚狀

公諱絳字絳之俞氏顯於新羅之世有諱義臣當羅氏歸命麗朝之日自以前朝世臣不服坐降為慶州杞溪縣户長後數世冠冕復興有諱得瑄官至左僕射七代祖僖六代祖承桂官皆叛畐判書入我　朝有諱輯　贈左承旨諱澥　贈叅判諱起昌僉知贈兵曹判書是公高曾及祖也考諱汝霖禮曹判書謚景安娶昌寧成聃命女以　正德庚午生公自幼

嗜學砥行中辛卯司馬辛丑文科選入槐院俄薦為
藝文館檢閱移承政院注書公以新進妙簡敏應贍
酬聲望藉藉蔚陞典籍旋入 天曹為佐郎正郎為議政
府舍人出入玉堂諫院憲府七八年間歷敭殆遍癸
丑自弘文館直提學陞同副承旨由兵曹參議出按
湖南入為大司諫吏曹參議時新經乙卯倭亂 朝
廷方以邊事為念 明廟以御筆特除公嶺南觀察
使以殿南服秩滿拜大司憲以謝恩使朝 京師未
復 命復拜平安道觀察使政成復為憲長公素與
尹元衡有郤適林百齡諡議起元衡以公伸救乙巳

黨人曰欲並按于議謚官朴淳等事將不測　明廟
知元衡之姦計遂未啓而齮齕公日甚上不得已出
公為咸鏡監司臨行寵錫以慰之俄拜戶兵曹參判
都承旨出莅京甸兩寅特陞資憲判京兆尹移判工
曹遷拜度支長逾年病遞群議以度支非公不可遂
自大司寇還入公至是老矣人或意其小懈而公祗
愼職事尤盡其誠庚午以病卒于位春秋六十一訃
聞　宣廟震悼輟朝錫祭賻其年八月甲寅葬于楊
州治東踰嶺下丙向之原新兆也夫人宜寧南氏主
簿崇元之女後夫人全州李氏皆先公歿同原異葬

南氏生二男長曰泳郡守次曰涵進士泳生二男長曰大衡宣傳官次曰大儀一女適生員朴好賢涵生六男長曰大叔監察次曰大脩文科正次曰大儆文科僉知次曰大儼次曰大徇正次曰大佑縣監女長適郡守金滋次適左議政沈悅側出男女又六人大叔生五男三女大脩生二男四女大儆生一男四女大儼生三男二女大徇生二男四女大佑生二男二女內外曾玄簪組奕葉而多不盡錄公資性忠厚兄識寬弘自幼磊落不群蔚然有風度外雖方嚴中實坦朗無畛域論議正平不為詭隨初持一心末嘗變

易奔義如不及避權路若悅意所不善雖達官要人不直視當官處事務存大體提綱挈要刊去煩苛以故所至成績義州舊無城堞公為平安巡察使與節度使金秀文謀集營中贏錢募民築之延袤百餘里屹然為西路開防州人賴之平壤校舍頹廢士不知學公諄諄勸諭作書室名曰學古堂修業齋設學長以教之未旬月多士心訛顯有實興之美自沒聯登科等皆公之遺化云時國儲大缺浮費多門公為度支裁抑節損不避宮禁猾胥斂手秋毫不敢欺民不加賦而作公俱足尤長於聽斷凡有利害罷置不俟

日屢按重鎮備諳邊情故能得吏士心不嚴而事辦此其設施之著於吏績者也當安老之肆凶也公考景安公抗論斥之遂為所中七年放逐鄉里公亦廢科不離側安老敗景安　召還公始乃赴舉時陳復昌用事公惡其佞議有不合輒正色折之至作詩以嘲之又忤於元衡人皆為公危之公既自整飭又負重望雖以安老元衡之凶倨復昌之憸毒不得遽下手但切齒鼓吻思一甘心於公而公自守終不撓嘗曰吾無寸長立朝三十年免踏權貴家蹊逕云嗚呼威武不能屈其志秋福不能易其操常恨世不可見

若公者所謂其人者非耶噫公以厚重之德弘偉之量愽達之才遭遇　聖朝其事業宜不止此而中為羣小所愠歷試内外動輒矛盾尚賴　天眷未替名節無瑕至于晩年　主知益深時望益隆若將盡展其所蘊者而不幸遽失遐筭豈非命也哉然而公訒不泯令聞長世餘慶所及又多賢子孫天之報施此可徵也夫公之從子議政公泓既述幽堂之誌而月沙李相國廷龜又銘其神道之樹所以發揮揄揚無復遺蘊矣茲目撮其大畧如右以諗于太常以裨議謚之萬一云

廣林君李公謚狀

公諱廷立字子政號溪隱廣州人八代祖諱集世號遁村先生高麗忠穆朝登文科嘗劾妖僧辛旽不道事旽欲陰中之先生負其父生員唐遠遁旽迹入我朝不仕子之直寶文閣直提學嘗於昭悼之變叩馬而諫被譴敀第　英庙特召用之其清白紀于太常其後世有達官聞人高祖世忠郡守曾祖守謙佐郎祖以乾察訪考時茂文科判決事娶宗室義原君億之女以　嘉靖丙辰生公自幼奇偉出羣十一歲受學于崔簡易岦簡易異之曰今世第一流也朴思菴

淳見其所述作大奇之即於坐席命題使製公文思泉湧不加點擱思菴曰非老儒比也自是華聞日著稱為李家文章兒丙子中司馬兩試庚辰闈大科自槐院薦為檢閱陞禮曹佐郎司諫院正言兵曹佐郎弘文館修撰時栗谷李先生珥典文衡一日　宣廟教曰予欲講訓義綱目卿可抄選年少才學人以備講讀先生薦進五人公其一也俄復賜暇于書堂一時榮之一日　御題朱子詩于扇面以賜之命進謝箋時日已夕諸僚醉倒公令善寫者執筆肆口成文又奏御　上大加稱賞其他應製輒居上游寵錫便

蕃癸未以吏曹佐郎承　命救荒于湖南擧措得宜
竣還拜兵曹佐郎乙酉以持平復入吏曹為正郎間
為敵納校理己丑鄭汝立謀逆事發公以問事郎廳
叅鞫庚寅陞掌令歷應教司成執義掌樂正司諫典
翰直提學蓋極選也秋錄問事勞賜平難功臣號辛
卯進階拜同副承旨移刑曹叅訳左承旨為養為仁
川府使未赴修整廳惜其去啓留之壬辰倭變　上
西幸公扈駕至松都請疾行母為寇所害　上即
許移蹕時事甚倉皇禮官不能奉　廟社主以行公
自請還迎以來　上大驚即以公為禮曹叅訳以行

公即馳詣松都則賊已迫臨津居民止公毋往曰往死無益公不聽竟入松都陪護　二王追及於行在上喜甚特陞兵曹參判　上自平壤臨發　命公處分朝以行公陪　中殿東宮自慈山至谷山聞判決公訃即奔喪翌年連有起復之命公再乞終喪　上曰疏辭切迫特允之仍　命所在官給祭需服闋歷漢城府右尹出為黃海道監司陞辭日　引見謂曰以予之故致卿離親遭喪慰諭甚至公泣謝曰陳民癘又控禦急務　上嘉納之公到境即訪問孝子烈婦之死難者及將士功績之隱掩者一一狀聞乙未

以病辭　上命調理察職再辭始許遞封廣林君天使李宗誠出来公為接伴使李公見公儀表端莊禮貌無愆甚加敬重秋受由歸葬妻父于礪山地以疾卒于旅次訃聞　上驚悼　命致賻祭又令三道監司護送其喪故葬于廣州狗遷里先塋公配李氏都承旨純仁女長男玄眸通政大夫礪山郡守次元眸文科軍罷寺正次眞眸掌隷院司議玄眸無後元眸男奎翼女長適縣監沈之治次適奉事姜碩茂次適士人朴紹眞眸男箕翼斗翼斗翼為玄眸後女長適縣監李萬石次適士人閔濚內外曾玄若干公於儕

流中向道最先少時遊於栗谷及牛溪成先生渾之門二先生皆稱其篤實事親務順其意終日侍側無故則不去也友愛庶弟妹偏饒其財業曰吾則食祿貧不足憂也雖厮僕御無不得其懽心焉其於勢利泊然無所營為常謂家人曰吾家世傳清白若守此不墜則富貴功名不足慕也居官十五年盡誠殫力不避艱險其在西藩　上聞其病下備忘記曰予聞此人盡心國事今以病告予甚憂之遠代之後恐難其代柳文忠公成龍曰才臣不難得而惟清如李某何處得來及卒牛溪先生曰洛中佳士不幸早世

惜其不盡其才也其後已亥　上謂遒臣曰李某忠貞為國盡心不可忘也如有子孫令有司收用不失其祿可也遂除玄聃繕工監役光海癸丑大賞勳勞公例贈領議政　仁祖反正初公夫人固在完平李公元翼啓曰李某　宣廟朝名臣也今當顯忠遂良之日不可不存恤其家屬　上特命賜米公不流於聲色之玅嘗搆一小室正坐看書鷄鳴而起至午忘餐不但徒靠文字必以古人佳言善訓為脚踏地其於著述雖不弊弊鑽刻而亦未嘗倦故篇什甚富而蕩逸於兵燹之中所餘僅百餘首云甫公墓道之文

即白沙李公恒福之所撰也其所稱　宣廟朝三學士者漢陰李公德馨及白沙與公也韓文公記盧東美之事而數其友三人以徵其賢況如白沙漢陰之所齊名則其賢可徵矣而又有　宣廟之睿奬諸老先生之稱道則公之賢尤可謂可徵不誣也公之孫斗翼與余舊相親以余為遁村先生之彌甥其狀公義不可辭遂以托余故謹錄如右以竢太史氏財擇焉

驪陽君閔公謚狀

公諱仁伯字伯春驪茗泉驪州人也上祖稱道高驪

尚衣奉御自是官聯嬋婧名公鉅人史不絕書至典
農少尹智生始仕我　朝僉正世珪掌苑宗徹副正
思攄公之曾祖祖及考也皆以公貴推恩承旨判書
議政即其三世　贈職也議政配盧氏其考諱禋公
以嘉靖壬子正月生穎悟絕人受業母夫人日開月
益以至文詞亦卓然早成嘗受小學于牛溪先生萬
曆癸酉中司馬自是戰藝塲屋輒居上游　宣祖大
王嘗見公試卷甚加稱賞朗讀一過聞者榮之甲申
捷文科壯元例拜成均館典籍遷司憲府監察鄭松
江澈言於當路曰閔某文足以潤猷且是名家子孫

宜遞知製教且通清遞時松江方為時輩所嫉即起
公黨於松江即出為安峽縣監親舊或勸公勿赴公
曰吾既出身事主當不避燥濕豈可以內外有介於
心乎吾嘗欲一遊楓嶽今得此縣亦可幸也歲適大
侵民多餓殍公盡誠撫恤所活甚衆未幾賦歸時訛
惡之徒期而不叙叙後還除鎮安縣監時鄭汝立謀
逆事覺逆走入縣界公發兵捕得汝立及其子玉男
以獻以功陞資直拜禮曹參議策平難功　上特褒
以徵甬人盡非之向例賜之外特給田民時元勳有
不悅公者嗾言官請削公勳籍　上令收廷議或曰

就捕竊盜之賊何功之有　上教曰使之竊盜者即閔其也臺論竟不行庚寅拜判決事開節不行其所決訟一從曲直無不稱頌出為羅州牧使威制豪猾字撫窮民恩威並行一州洽然遞付僉知又出為忠州牧使其治一如羅州時已而被臺論而遞壬辰倭寇踰鳥嶺陷忠州州人思之曰閔公若在必不令此賊過嶺也又出牧黃州即日單騎赴任行到東坡黃州軍兵潰於途曰府官以校生勤令從軍公曰我是新府官也丁壯外老弱亟放本土歸者無不感悅大駕西行幸入黃州黃人皆為公盡力於供頓　上

下教称之時臨津失守公獨守空城無可奈何遂以
芒鞋追及　大駕於行在議政公是年冬沒于龍岡
雖在乱離中禮制無所缺服闋奉使京師賀　聖節
使還旋差天將問安官往来東萊為清州牧使既連
連為天將接伴使蓋以公善於辞命也戊戌陞嘉善
封驪陽君甲辰副奏請使復朝京師既還連為安邊
三陟洪州等三邑癸丑陞嘉義為漢城府左右尹辛
酉陞資憲拜知中樞府事　天啓丙寅三月初十日
辛春秋七十五葬于通津比兒山先塋亥坐之原夫
人鄭氏其考監察姬隣其祖大司憲裕夫人年七十

三而沒于　天啓甲子祔葬于公墓長男埣司直次
埥副司直士人郭天柱　贈承旨趙仁賢僉知鄭海
宗承旨柳忠立其四女壻也側出男坪坽一女為蘇
仝妻司直男之釙之鈺之釛之鉞女長適崔汝峻埥
一女適生員黃道一趙承旨四男確碩礖磻鄭僉知
四女適叅奉盧尚叟叅奉吳達始李基厚李厚栽內
外曾玄多不能盡錄埣孝友克類丙子虜變與之釙
之釛之鉞及三子妻李氏金氏柳氏及四女子及其
妾禹姓及蘇仝妻凡十三人一時殉節盖見公家法
之絕異也公以文章大才早捷大科嘗斂跡自守畏

避名逰牛溪先生嘗曰閔某受業雖不久然必能終始不相負也公亦嘗曰吾雖不以學問見稱於師門然平生未嘗萌仕進之心者恐負先生之教也戊申年間處要路者欲引公陷以憲長公遜謝之曰曰我實六十年處子也豈可見利而不有躬也當甬瞻等廢母后時鰲城李文忠公抗義被謫公以詩送之鰲城歎曰君子愛人不當如是耶公愛君之誠出於天性當　萬曆壬子時事大變公於　宣廟誕日慷慨作詩又作序文以舒其懷恩感德之意其可謂一唱而三歎者也公既叅勳盟賞賜不貲又屢典大州牧

然卒之日家無礎石之資公可謂不負所學矣牛溪先生真可謂知人矣十三人一時殉節以樹風聲亦可謂其来有自矣今全羅觀察使趙世煥即趙承旨孫也為記公事實而司直孫洵浚為請狀於余余素嘉司直一家之義溯其源而服公之日久矣遂旁録如右

愚伏鄭先生謚狀

先生諱經世字景任姓鄭氏號愚伏晋州人九世祖澤通判官尚州留一子于州子孫因家焉高祖蕃曾祖繼咸祖銀咸考汝寬皆不仕然以文雅著称妣陜

川李氏江陽君瑤之後學生公輒之女先生以　嘉
靖癸亥九月十四日生幼穎悟絕人八歲讀小學文
理已通屬文語皆驚人先達稱之以句句如花既而
又知俗學之外有用力處柳文忠公成龍知州事先
生執贄請益文忠一見嗟異遂告之以為學之方先
生服膺不怠十六叅鄉解兩試二十中進士第二名
又四年登第選入楴院薦為翰林　上嘗問委卷之
義諸講官無能對者先生引檀弓以解之　上色獎
為退仍問鄭某誰人子也已丑叅弘文錄賜暇湖堂
蓋極選也本館以望不備久未充南床位　上破格

例特以先生為正字一時榮之甦文臣庭試復賜異數冬逆獄起先生當薦逆家子為翰林以故置對尋宥還家庚寅丁外艱柴毀幾不勝壬辰倭虜入寇先生與同志募鄉兵設伏斬捕猝遇大賊中矢墜崖下李夫人及諸缺皆被害朝廷嘉其倡義討賊陞拜禮曹佐郎上疏懇辭仍走兩湖召募兵粮一以俟勦討賊為急癸巳　上下本道使之敦諭赴朝又力辭服除自禮兵郎拜修撰承召入謝還正言尋還修撰時當大亂之餘國憂方殷先生入對曰古者大有為之君所以為根本之計者不過曰學而已既知此心之

由學而明則當知此心亦由不學而闇明則光輝洞燭於事物闇則是非懵然而莫白然徒事講明無而持敬之工則將無以為涵養本源之地矣　上警聽為曰講周易進曰此書誠為聖學之正宗其義精微未易通曉春秋明討賊之大義當此撥乱之日最宜講究　上問程傳本義異同對曰伏羲先天之學至邵子然後闡明無餘朱子宗宗邵易而本義之旨則專主卜筮逐卦逐爻必謹於象占之辨矣若程傳則惟以發明義理為務此其同異之辨也　上又問陰陽升降善惡吉凶之應對曰陽尊陰卑者分之常也

陰升陽降者氣之交也然常者為否為未濟交者為泰為既濟人君亦須屈上而親下然後上下交而治道成矣又曰積陽多則其漸可至於君子積陰多則去人而之罔矣君子小人之分宗由於是蓋陽主生陰主殺雖造化待對之體不能相無而其類有淑慝之分焉故聖人作易其不能相無既以健順仁義之屬明之而至其消長之際淑慝之分則未嘗不致其扶抑之意而吉凶之端亦以類應也後　上又問撰著之法先生令內侍折枝以來信手撰扐若不經意而其進退多寡之數一皆先命而響合　上甚驚異

之先生曰此非奥妙難知者目推衍其所以然之故
上極加奬賞晉錫便蕃李文忠恒福每自講筵退曰
真侍講才也乙未兼司書知製教時　宣庙倦勤命
光海攝政先生與同僚上劄力爭遽為典籍仍陞直
講未幾還拜修撰校理兼文學上劄請立志自強
上嘉納焉又乞暇省墓　上愛其疏意懇至令政院
寫進一通還朝請頻御經筵入銓郎遴選衡平俄受
命巡按嶺徼既還　上以講易未訖遽吏曹還受玉
堂俾專經席之任已而復移吏曹為正郎兼校書承
文校理丁酉兼体察使從事乞解本職專意討賊不

許遷檢詳舍人校理兼弼善時倭寇有再動之勢上
劄請修都城為死守計還舍人改掌令復巡按嶺西
復命差詹義將軍授司藝旋拜校理又往嶺西督運
還拜司諫尋陞通政為同副承旨轉至左承旨間出
使天將軍門嶺南缺方伯　上面授之曰卿之才局
可合此任時南服新刻先生內撫瘡痍外應軍旅威
愛並著時訛方攻柳文忠侵及先生先生屢疏辭遞
後連授青松寧海府使左承旨禮曹參議暫到寧海
即還餘皆不拜與同志設醫藥以濟鄉閭之病者取
明道先生語名其院曰存愛壬寅召為校正廳堂上

被叅罷歸先是鄭仁弘團結鄉兵賊退猶不罷頗有不戢之聞先生偶以言諸李公貴李公引之以論仁弘仁弘大嗛之至是為憲長劾以不近語先生自是無意於世卜筭於愚伏山中左右畫書研精覃思間或相羊於水石間其發諸吟咏章多冲澹蕭散之趣丁未除大丘府使治稱悃愊無華戊申　宣庙賓天光海嗣位因求言上萬言疏大要恤民之實在於寬其力厚其生而二者之本又在於節儉又言宮闈不嚴仕路湿濁至先王末年而極矣正始之日所宜惕念而改畫也又言即作之初大臣注擬銓相而其人

不與焉則命之加擬又不與則又命加擬必得其人姓名然後始肯落筆　殿下於慎始之日已用如此手段日後之憂何可勝言　殿下博觀前史其於公私之辨治乱之故察之熟矣豈不知姻婭私昵之為累於　聖德乎得非新登大位遽遣危疑之憂遂欲廣置親信以為急難之用乎則又大誤矣天地之所以廣大無外人主之所以尊而無對以其無私也目今朝廷百官孰非　殿下之四體三軍萬姓孰非　殿下之赤子一視同仁以得其心則孰不為　殿下捐軀乎不此之嗇而顧欲托於數三親信之人則

殿下之有不亦狹而勢不亦孤乎又曰天下萬化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廣書所謂精一執中孔子所謂誠正克復子思孟子所謂明善誠身其示人用力之方不翅丁寧　殿下今日其可自逸乎其可不敬德乎光海大怒命焚其疏諉以語逼先朝將鞫之賴大臣李恒福等救解只削職未幾西叙已酉充使朝京先是使臣并以玄盤領從事先生以為盤領冠於後代玄即齊服非所用於朝賀大禮呈文禮部請易以朝服以遵大明集禮文請兵部得增年例貿硝之數光海大悅命加資秩成均館大司成累辭送西而已

求外除羅州牧使陛辭全羅監司先是朝廷以五賢從祀文廟仁弘上章醜詆晦齋退溪先生惡之憤疾之言累形於文字仁弘怒甚嗾其徒駁之壬子金直哉獄起先生被引鞫對光海使人搜取家中文書見其語及君上處必上平語左右曰安有敬謹如是而黨逆者乎先生長胤栻甫成童並被逮光海親問汝父教汝以何事對曰只教以忠孝二字光海尤奇之無何得釋初　宣廟奏以光海為世子也以臨海為廢疾而請捨元立嫡矣後　上接對天將時臨海將隨駕先生以為不便啓請勿許至是光海殺臨海先

生有炳幾迓折之功命陞嘉義上疏固辭不許除同知樞府術人李懿信上疏請遷都先生承命献議曰國之所以祈天永命人之所以保享遐岭在於修德養性而已豈地理所能與哉事遂寢時朝廷益乱先生力求外補除江陵府使愛其俗朴而人愚教之以禮為先民歡趍之乙卯又為人所引被逮光海已燭其無實而故不釋以要其賄錢門人將行魏邸故事又有勸子訟冤者先生皆痛止之曰君子愛人以德況死生有命豈容人力耶益取聖賢書朝夕研窮樂而忘憂丙辰冬始削職解放癸亥　仁祖大王反正

首授弘文館副提學先生承召入謝　上勞慰甚至
入對請寢舉義人別科之訣又請罷內需司以示王
者無私之義　上或從或否俄因災異上劄曰德崇
業進常由於真積力久化成治定非可以歲月遽期
則　殿下之所以修德立志者能保其無怠乎偏黨
之舊習常存同寅之效未著征繕之宏模未定而進
討之期茫然則　殿下之所以求賢定計者能保其
不懈乎至於郊畿之近而奸民玩法禁闥之嚴而女
媒通行雖裁抑倖僥而時有啓罷之漸雖從諫如流
而或下嚴峻之批是則無論他日而　殿下之秉心

已不能純一於時月之頃矣先賢所謂不世之大功易立而至微之本心難保中原之戎虜易逐而一已之私欲難制者甚可畏也今日誠　殿下大有為之會而不可失之時伏願堅定刻苦執德不移勿以已私而妨公道勿以宴安而萌怠忽毋意近效持循不已則自然聖德日新治化日隆矣　上批曰自予忝位無一人言予過者今者劄辭不覺敬服故事玉堂長官無輪次侍講之例遞臣啓言鄭某乃讀書養德之人請頻賜引接　上從之又別賜食物一日講論語至先儒以寧予書寢為自棄　上曰晝寢豈遽至

於自棄對曰程子言懈意一生便是自暴自棄　上
又曰宰予以聖門高弟何乃如此對曰或問程先生
如此謹嚴諸門人多不謹嚴何也朱子曰程先生自
謹嚴諸門人自不謹嚴于程先生何事以此觀之學
者須用己力不然則雖聖人與居其亦末如之何也
上皆嘉納焉仍問南中人物先生曰張顯光柳袗皆
可收用已而無元子師傅時三司方議廢庶人脏跳
出之罪先生議不合大司憲李公貴直斥先生於上
前先生乞遞甚力不許賜盤領表裡兼藝文館提學
光海時許筠甫瞻等媚上尊號光海撫於獨當故并

以追上於　宣廟而後稱以祖至是廷臣方議刊去宣廟尊號先生請并去祖字其意以為　宣廟雖遭外寇而旋即收復與既亡再造而祖之之君不同矣況有功為祖有德為宗初無高下之殊尤不當有所取捨以取妄作之譏也事竟不行先是　上將親祭私廟禮官難於祝號先生以為　主上以　宣廟親孫入承大統既不考　宣廟則雖稱考於私親而無兩考之嫌當稱考而不加顯稱子而不加孝捂里李公元翼月沙李公廷龜訥與克合遂用之既而又上劄八條曰立大志曰懋聖學曰重宗統曰盡孝敬曰

納諫諍曰公視聽曰嚴宮禁曰鎮民心其論宗統略曰為人後者為之子故称所後為父母而服齊斬三年稱本生為伯叔而服不杖期誠以受重之義甚大而物無二本家無二尊故也至於帝王之承統則受宗廟社稷之重為億兆臣民之主其義之重尤萬倍於士夫家矣故前代帝王以旁支入繼而尊奉私親者率皆見非於當時取譏於後世宋英宗賴司馬范呂諸賢能援經守正遂以皇伯父称濮王乃為得禮之懿哉　宣廟追奉德興時亦倣而行之此可謂百王之明法也至於今日事体則與此微有不同蓋

殿下　宣廟之孫昭穆不可易祖稱不可乱故只得稱祖而不敢稱考既已稱祖於　宣廟而自稱為孫則雖稱考於所生自稱為子未有嫌逼之礙也今雖論訳已定安知異日必無希恩固寵巧飾欺罔如程子之所憂者乎區區愚慮不得不預為明主言之朝廷方訳鞋牌及宣惠廳便否先生献議略曰常謂宣惠廳公事節目繁瑣奸蠹易容不可以行之久遠且以臣之所知尚州一邑論之則大同一結所收通計米豆及其人布刷馬價諸色率一歳不過綿布二匹有餘而今宣惠廳所收當取三匹則較之常年所收

殆加三分之一外方之民聞朝廷講究利民之政日望其惠而乃有三分加一之令必將譁然而駭矣臣意不如姑徐熟講而行之號牌一事乃是必可行之良法但念塗炭之民未及休息而遽聞此令之下則或不無鳥驚魚駭之慮然善為開諭處之得宜則恐亦不至於必不可行矣至於兵農之當分論者無不知之而必須瞻其衣食給其妻孥然後可令專意於踴躍擊刺之事我國之力有不能辦若量力所及而選兵則兵少不足於用此其所以難也唯給保一事乃為前代通行之規而然亦或存或亡不能隨闕充補

壬辰亂後尤為蕩然而教練之法則終始未有所聞
我國武畧之不競職由於此今欲着宗行之則必須
先行弼俾之法多得閑丁以充闕伍然後可以議此
矣以嫁女請暇還鄉　上令本道給啓需辭不許上
將講大學楸灘吳公允謙啓言宜待鄭某之故從之
既還朝有白虹之變先生上劄曰天道不惱褻不虛
生意者深宮蠖濩之中幽獨得肆之地無乃敬畏之
念乍弛宴安之心漸滋或有人所不知而天已降監
者乎古人之言曰一念之善慶星卿雲一念之惡烈
風雷雨由此推之則一念之不善一念之白虹也一

事之不善一事之白虹也雖無譴見於天者已為可畏況今有之乎伏願　殿下反躬深省自裡至表自微至顯務使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則天地陽和之氣寧不以類而應而又何陰盛之足憂乎御批內省多疚天譴宜矣劄辭當體念為內司別提梁德允犯死刑　上只命決杖先生又論其不可曰夫刑之輕重視罪之淺深如權衡稱物得其平而止而其柄在有司雖人君不得容私意於其間使輕者重而重者輕也禮曰君者立於無過之地者也惟如此然後可以正人也不審　殿下何有於一隸而不肖自立於

無過之地使為私意所累而正家及國之道不能出於至公乎甲子元日又曰虹變上劄曰隮以淫沴條于太陽一之可畏況於再三乎況於三始履端之辰乎此殆不測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人莫之知故天以是大警動于聖衷也竊念今日民生新離塗炭憔悴已極譬如大病之人元氣漸盡膚上一息延延僅存正使安之以枕席養之以甘脆然欲望其有同於平人則非可以歲月致也況又攪動之以搖其情困苦之以竭其氣則其能免於澌然而斃乎水火餘生遭逢

聖代澤未及究先竭其力望仁深故歸怨速

乾文之不宣安知其不由於此乎昔在丙辰元月屢有此變一月之內蓋不翅八九見天之所以告戒者可謂諄復而其時上下昏迷天象竟至於為天所棄由此觀之則天命之不僭益昭然矣今 殿下既有寅畏之心矣又有懇測之言矣然又必有不忍人之政見諸行事然後寅畏之心實有所施懇測之言不為口惠而方可以上答天心矣李遠又先生白令三司諸官宿衛禁中且論入江都非計 大駕南巡先生承命檢察嶺南上狀請毋貸奔北之將又令把守漢江未幾賊平 大駕還都自嶺南復命曰乞遣不

許延平府院君李貴来見先生以為王子珙曾出賊招不可不早畜先生荅謂聖世安忍使骨肉危懼兩司竟請議處先生獨執不可大被李貴詬斥遂上章乞免畧曰李貴之欲防禁仁城固出於　宗社之慮自古疑之一字必為讒口所乘而事變無窮常出於意慮之外萬一他日事有難處或不能終始保全則今日諸臣所以委曲宛轉長慮處變之意反敀虛地其有傷於　聖德豈不大哉臣子之事君但當自盡其心不當違心詭隨以苟同於人而取媚於時也上以貴為甚過且曰玉堂長官欲納君父於無過之地

其志不亦善乎貴上劄攻之甚急先生遂出郊外乞行遣批曰卿之忠讜予嘉之久矣貴雖有言予豈聽信乎朝廷亦必非貴而是卿矣先生又劄曰夫仁城之死生何與於廷臣而咸欲其無死者是乃誠心愛殿下耳豈有一毫私意於彼哉雖以李貴之憂國如狂亦必以保全為言者其心亦苦此耳何不以已度人謂人如已乃以樹功疑人耶古人之言曰富貴易得名節難保臣若抗顏再入為人所笑則舉乎生而盡棄之豈不悲哉　上慰諭益至且命入侍者再先生皆不赴乞退愈力擢拜大司憲連章懇辭曰當聞

朱子之言曰士大夫之辭受出處非獨一身之事而
已所處之得失關風俗之盛衰尤不可以不慎也臣
嘗以是觀於廢朝而驗之矣其所不欲退者雖被物
議不許辭避其為臣者亦會戀寵眷晏然不去一夫
先之十夫效之見聞所慣漸染成習終至於廉恥掃
地利欲滔天而國無所賴目今朝著清明搢紳相讓
蓋無一人忘恥冒進者而 殿下乃欲使臣充一夫
之數以啓無恥之習嗚呼 殿下之待微臣無乃薄
乎孔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臣於此
職終不敢就 上不得已始許遞即南歸連拜副提

學都承旨嚴旨趣召遂還朝　上即引見勞問先生啓曰出納惟允政院之職宋之李沆君命有不可則即便封還曰臣沆以為不可千載之下可見其君臣矣今臣不敢不以沆為法　上改容為先生在經筵凡二年竭誠殫心從容開導者必以陳善格非為本上亦思其啓沃之功雖已他遷時使入侍經筵使之討論遂特加一資而曰其曾講論語盡心論難矣先生乞改正且拈出敬事而信一句以進曰抑臣於此願有獻焉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聖人治國之道要不出此而中間一敬

字為五者之本窃念　聖明於此微有着力未到處蓋施為號令之間一毫不謹則便不得為敬非必肆然自用然後為不敬也伏願純心積功推致其極使一國臣民涵濡於聖澤者皆知　殿下典學之功有以致之則經幄未臣亦與有榮矣　上嘉奬焉李義吉上疏請追崇私廟先生格不以聞又曰雷雨之變啓曰慈父之怒其子乃欲其起敬起孝不為有過之人也子能盡孝則父必底豫以此推之則天意固有在矣伏願　殿下益篤其敬慎之又慎臨政處事之際發號施令之間不敢有一毫放過使祗畏之心無

少懈弛以為修省之本十一月三告乞禘不許兼右
副賓客　昭顯世子將行冠禮先生作畜式以進冠
畢命進資憲教曰卿教誨元子出於至誠予嘉歎久
矣長胤以檢閱夭上疏乞歸葬　上愍勞不許拜大
司憲知中樞又以修墓乞暇還鄉連拜大司憲叅賁
刑曹判書皆辭還朝又拜大司憲請禁諸宮家牟利
士大夫開節又請收內奴給復之命丙寅　仁獻王
后薨　上欲行三年喪先生以為　主上以繼別之
宗入承大統其事体之重奚翅士夫之出繼而可以
伸情於所生乎宜使綾原主喪而凡喪具之嫌逼於

國葵者皆不可用辜同僚論執甚力　上只降服杖期而餘皆不從遂以言不行自避遠為同摳又上喪禮六條無陳舍已從人違心求道之說御批觀劄辭足見專門禮學予未嘗學問今遭禮訟正猶面墻慚悔無及完城君崔鳴吉摘先生劄辭中疎漏一款上劄攻之先生遂自劾已而拜大司憲副提學皆辭無知義禁同知經筵詔使姜曰廣王夢尹來先生以贲禮儀度中禮觀者歎服又拜大司憲上數千言懇懇以誠之一字為要學受護軍復屢拜大司憲副提學又以次子喪乞歸葵命給葵需行到清州聞有虜警

還赴朝受嶺南節召之命傳檄召募將次夢前赴俄
而和約成有旨罷兵復命于　行在回扈駕還都劄
陳時務曰自古人君遇非常之變者必立非常之志
然後能興衰拔亂以卒建非常之業志苟不立因循
頽惰不能自強則終亦必亡而已古人云多難興邦
殷憂啓聖此正　陛下生於憂患之秋也誠能日夜
淬勵奮發曰勗恥之恥其可雪乎脅盟之辱其忍忘
乎犬羊之與和其可恃而為安乎寤寐一念唯在於
滌洗羞恥而不以一毫宴安玩愒之心參錯於其間
總不能提兵深入掃穴犁庭他日賊來亦有以待之

不至如前日之束手無策矣衛文公野處漕邑卒致
革車三百駟北三千而賊不敢再窺越王句賤生聚
教訓卒成沼吳之功以雪其恥此是甚麼精神甚麼
筋骨觀其大布大帛嘗膽握火則二君堅固刻勵之
心蓋未嘗一息弛也往日之事言之亦無及然猶有
可諉者　殿下之所以屈已忍辱者豈不以小屈思
所以大伸暫辱思所以久榮乎苟不於此時致致矻
矻不遑寢食以為自強之策則君臣上下不免於淪
胥以亡雖幸而不亡其屈辱之甚將有十倍於今日
者而天下後世皆將以　殿下為偷安苟活之主而

已豈不痛哉伏願　殿下堅立此志如嘗足於百尺竿頭如托身於風濤漏舡毋狃於目前之小安而忘日後之憂徇於文為之細節而忽遠大之慮又曰主已辱矣宗社將墜矣正使大小臣隣奔走竭力汲汲遑遑如救焚拯溺之為尚恐無救於亡而奈何一時氣象舒緩泄沓略與平日無異至使敵人之來覘者發笑崔處堂之譏嗚呼痛哉意者天之將喪我邦而奪之魄乎何其靡哲不愚耶臣聞天下萬事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窃瞷　殿下所以修德立政者一年怠於一年雖新經大亂備嘗艱苦而猶不能慄慄危

惧如成湯懲惡後患如周成秉心塞淵如衛文施為命令之間寧循故常殊未有喫苦茹痛奮發更始之意天下大本之所在不立如此則臣工之惰窳庶事之隳廢日趨於危亡之域者其故可知也竊料　殿下未必不以羈縻為一毫可恃而幸賊之或不来耳若然則豈不為千慮之一失乎王恢燕人之習胡事者其言曰匈奴和親不過數歲即復倍約其他晉宋前車之轍尤較然可戒也子朱子之言曰沮國家恢復之大計壞邊陲備禦之常規者皆講和之說也蓋謂人心有恃而緩於自治也宋太祖發內帑之錢以

為軍餉而曰以此易胡人之首其時契丹之猖獗國事之危急萬萬不如今日而乃能輕捨私藏以徇軍用而近日施措乃有媿焉深恐　殿下偷安姑息之念日滋月長於隱微之中終無以自強則雖謂之曰此亡國亦非過論也嗚呼往日之事尚忍言哉以百年禮義之國堂堂千乘之君而下與戎虜要盟正使此虜終始帖然已為難雪之恥況其溪壑難盈釁隙易生一夕安寢而秦兵又至者安保其必無傳曰有恥而後能知憤知憤而後能自強自強而後行其政令保其國家伏願　殿下毋忘會稽之恥勿弛嘗膽

之志立之以刻苦之心持之以悠久之誠則當不患刷恥之無日矣以今日人謀事力求無重恢之望所望者惟天道助順而補德願自今每發施作事必先自思曰是可以合天心否乎合則行之否則寢之事事如此日日如此則高高在上日監在茲者寧不無佑於寘寘之中乎又請恢言路停廟樂罷內需及沿海魚鹽設屯以補軍餉興慶遷葬亦且遲待數年專以安民練兵奮發刻礪為意　上以手札批曰屢陳至論欲以格非補闕當服膺勿失以副卿之至誠俄移拜大司憲副提學戊辰以大憲叅柳孝立逆獄仍

請毋貸王子珙處之以法除參贊無知義禁已而還
拜副提學無帶如故先生以入談道德出領刑罪非
其所宜遂辭知義禁且言近来命令之發多不和平
想深居燕閒之地所存養不能深厚而然宜頻接仗
臣以資涵養之功加正憲朝廷將以被擄走回人與
虜先生劄陳其不可曰為民父母既不能保庇於兵
至之日及其捨命来歸又從而縛送之天理人情之
所不忍為今宜先斬李濂以正其中間擅諾之罪改
撰答書務令明白痛切安知曰此不少衰其鴞音耶
臣昨見邊臣馳啓賊駐九連城有氷合東鄉之語宜

連綴此等狀啓付奏于賀至之行而仍請申飭山海寧遠等處使同其東出直搗巢穴則乃為王師大捷之機而彼又形格勢禁不得肆意侵掠矣又曰　殿下反正之初勵精萬治中外拭目而式至于今治效蔑如若使當初勵精之志果出於誠宗則徵驗之見於外者豈至於此乎惟其發於言者或非心之所存而施於事者又不能盡如其言故表裡不同前後相違真宗無安之道不能與天合如此而望乎於人猶不可得況能乎於天乎人君之德莫大於安民而　殿下六年憂勤尚無安堵之效已有土崩之勢及今

不為之所則後悔無及　殿下於一部中庸誠之名義固已曉然無疑矣程夫子之言曰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惟　殿下惕念為時　上方講書傳承命制渾天儀以進已巳春邊臣馳啓毛將有東搶意朝廷將遣重臣為解梦計先生上劄陳其不可復曰灾異陳劄曰董仲舒之言曰天心仁愛人君自非大無道之世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胡氏亦曰克勤天戒則雖有其蒙而無其應伏願　殿下深体上天仁愛之心益盡平日兢畏之道使剏建之德日積於中清明之政日行於外則一

時陰沴之氣自當雲收霧釋於太陽之下不然則災
咎必來而傷敗乃至天之仁愛者亦安可屢冀也尋
乞暇歸鄉四月還朝　上曰賴卿輔導時或懲窒卿
去未久予心苦塞矣承春宮令寫進九思九容五月
移拜大憲忽有痿痺之證　上遣醫者病累辭許遞
旋拜右參贊禮曹判書乞暇浴掀於榮川遽遞還家
上疏乞致仕優批不許拜吏曹判書再上疏辭溫旨
促召邑勉入謝又兼文衡力辭不得命先生遂以時
事自任公心正色不激不隨收拾人才調和士論場
屋文體務令平穩啚詞險語一皆黜之庚午兼知經

遂春秋椵島將劉興治殺其主將陳繼盛　上議興
師討之先生疏陳其不可曰當初羣訝皆以為此賊
必舉軍投虜背叛　天朝惟有扶義興師為　天朝
討叛賊引對之際大計立定既而聞之則非徒渠不
投虜反以應虜搆誣繼盛　上聞朝廷彼其擅行戕
殺肆為誣罔之罪固不容誅而與虜連謀之狀時未
著明徐待　天朝指揮而處之未晚已而累劄祈免
上皆溫諭不許　穆陵遷葬承命改撰誌文又請權
停賀至之禮時有宮僕進御之說李公命俊疏論之
備局回啓大忤　上旨三司攸院爭之皆不能得先

生進言曰此事細微若其街巷傳聞之誤則聖明平氣而荅之曰無是事矣萬一有之則　聖明惕念而荅之曰當即改矣若是則聖人宵次都無一事光明洒落寬廣和平而上下之間情義流通矣張思叔一匹夫也而詬詈僎夫程先生責之曰何不動心忍性今以千乘之君酬應大臣而可用如此聲色乎伏願　殿下虛心於觀理應物之際用力於難制易發之地使忿戾之氣雲消霧捲則回思頃日事必有不勝其悔者矣　上意遂解擧朝相慶時有城門謗書之事先生遂無當世之念請暇大歸辭職閑居間有召命

皆不赴辛未聞　上用勳宰訖決意追崇遂上封事力陳其不可且曰　殿下同於已者則若將加諸膝異於已者則若將墜諸淵章是以行則將見阿諛者日進而讜言無由而至矣豈不危哉臣嘗見　聖教若曰漢唐以下人主賢於予者亦皆為予何為獨不然諸葛武侯所謂妄自菲薄引諭失義以塞忠諫之路者不幸而近之矣不報六月聞霈騎入寇力疾赴難行到報恩疾甚不得進上疏陳情自是病勢彌留八月東宮下札或遣宮官齎藥餌食物以問　上亦遣醫診視十一月授左參贊上狀辭不許壬申先生

引年乞致仕批曰此非先朝舊臣辭退之時體予至意調理上来又上疏乞解本職及兼帶許之俄授知樞六月　仁穆王后昇遐先生以病未赴臨上疏陳情拜大司憲又上狀辭癸酉六月丁丑易簀于正寢臨歿謂家人曰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又曰送我必以禮訃聞　上震悼輟朝弔賻如儀贈議政府左贊成特令東宮舉哀八月甲申葬于咸昌縣捻湖之上卯向之原先生嘗夢新居臨十里荷花又是果符真境嗚呼豈其識耶東宮別賜賻遣宮官致祭仍着密令曰鄭賓容平生嗜禮宮官往毋失禮葬之日遠近

来會者四百餘人乙亥士子等配享于道南書院有文集若干卷所抄朱子大全名曰酌海者行于世有思問錄喪禮叅攷皆未及就夫人全義李氏部將海之女無嗣後夫人真寶李氏學生潔之女叅判壎之曾孫退溪先生之從孫仁亲淑哲內治甚懿生二男二女男長卽捡閱有高才次樸志行不凡俱早夭女適生員盧碩命賁善宋浚吉側出男曰櫟萬户捡閱生一男一女男曰道應以學行薦為侍講院諮議女適叅奉趙漢斐虜碩命一男曰思永二女適士人全冀者李松来宋浚吉一男曰光栻叅奉二女適學生

羅明佐判書閔維重樂有一男曰道徵時烈未及洒
掃於先生之門然嘗聞沙溪金先生之言曰愚伏自
是賢直人禮學淹貫則勝似退溪當今可論學者唯
此一人云爾則其稟賦與學問固可槩見矣既又從
賁善宋公遊知其有深衣之托而信其推尊稱美之
言可徵於今與後也其言曰先生長身廣顙目光炯
然天資豪爽俊偉清嚴好禮立心以忠厚寬仁為主
進學以精思窮踐為本私淑於退陶遡本於考亭想
像歆慕以為準則充養既厚英華自發望之崇深若
不可犯及至接人則胷襟洞豁和氣藹然聞風覿德

者不覺心醉而誠服其事親養盡其孝喪盡其哀常痛其讎怨未報共戴一天凡係日本物件絕不以近諸家每日晨起拜庙雖蔬糲不繼而粢盛必備有叔父年老奉養如所生女孀貧窮撫愛如手足家庭之內禮教興行甫穆若朝廷為其在郡縣以明禮崇化移風易俗為務其患難困窮培育人才出於赤心故士民皆事之以師而愛之如父兄中遭道消屏居修業不復有意於當世　聖主更化風雲契會委以論思之任殆將十年先生既以輔養君德為己任每進對之際宿齋預戒精心積誠凡時政得失生民休戚

義利公私之辨天人王伯之分援據今古出入經史
隨事進規竭盡無餘其言温厚和平委曲懇惻時人
擬之范淳夫云　仁祖亦虛己傾聽待以師禮惟恐
一日不在側也　章陵之議實是千古變禮而先生
獨守所見沛然自信雖上咈主意下與時宰相忤詆
謗四至而終無所悔也平居儼然端坐獨觀昭曠之
原謙挹自將絶無矜伐意艱深機械常以為戒恩讎
忮刻絶於言訒禍福之至怡然處順無毫髮動於心
者常戒子弟曰學者立心之本當以盡者為法不當
以不盡者為準古人所謂仁不如堯孝不如舜學不

如孔子皆自棄者真是警省語外物悠悠不足為吾輕重世之挾一技求自衒者豈非淺之為丈夫也哉又曰人須有無所知無所能之心然後終可到於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也常以世無人才為歎曰上之所以育才者固無其道而下之所以自處者亦局於卑近而以時文決科則自謂能事畢矣不復致意於學故立朝則無仁義之陳於君臨民則無教導之及於人何怪乎世道之不古也平生酷好朱文常曰千古以來豈有如此文章餘以文名家者殆類俳矣末年病忘日用事物以至子弟名字或不能記而語及朱

文則心神爽然輒舉數三行極論其故趣而後已於戴記亦然也見人或有刱立新說異同於先儒者必正色嚴責曰朱先生行而後言後學惟當篤信精究而已至於假竊形似簸弄筆舌豈不為吾道之罪人耶雅性冲澹一切世味泊如也人有餽遺即散諸親黨曰不如是則我心如有所累矣位宰列四十年無宅於京無田於野惟有山水之癖一遇會心處輒樂而忘歸雖在仕務倥傯之日意未嘗不在於故山泉石也其為冢宰受命於衰病之後精力宗有不逮而一事不敢苟然有一表弟一妹婿求仕甚切先生終

不為之地曰兩人皆不堪百執事者豈敢以私情而
輕朝廷名罷耶蒼石李公每歎其至公無私文章出
於六經根乎性理絶不使僻書異言尤長於疏劄渾
厚曲雅明白懇到有足以感動人主論者謂近世称
大家數者未有能及之云為詩精切琢鍊能說出人
所不能形容處然必待境而成不屑屑為也筆法端
重謹密雖尋常書札皆有法度先生性喜謙冲不以
師道自居然一時學士大夫與東南之士講學論禮
率皆取正聞其教而知所向者不知其幾人也嗚呼
先生之學之才既不愧於古人當時際遇又不可謂

不隆而時運不幸喪亂頻仍丁卯以後見於章奏者
懇叩反復愈往愈切庶幾拯濟艱危洒雪羞恥至於
數十年之久而其言鑿鑿如燭照龜卜而無有不驗
者倘於今日浔備清閑之燕幸有以當上心為則安
知其不有補於重恢再造之業也若以其丁卯所謂
不如宋祖之萬萬者而又知今日不如丁卯之萬萬
痛疾奮躍以救瞋眩之效則先生之志行無有間於
先後早晚之異而搢紳之士相與師慕其言論風旨
之萬一必以陳善納誨為忠而以尸官苟祿為恥使
君德日躋於上民生日遂於下隱然真有興衰撥乱

之勢則先生雖亡而其精爽之不亡者為無憾於九原也嗚呼欷矣是豈易與俗人言哉余先人有蒙乱立慬之操先生若已有之亟称於人固知先生以樂善好義之心有發潛闡幽之意矣今於易名之狀不可終辭而義有疇昔之感略據贊善公狀文箒録如右云

刑曹判書趙公謚狀

公諱啓遠字子長趙氏自鼻祖岑顯於麗氏朝官判中樞院事歷二代入我　朝有未生　世祖朝官正一品職兼兵曹判書謚文剛自後世有簪纓至昭敏

公大顯於世公生于湖西保寧之村舍即　萬曆壬辰十一月初四日也前數日考妣夢異人告曰當有貴人生如鸞鶴爲果生有異表廣顙大耳豐頰丹唇目如明星昭敏公喜曰大吾門者必此兒也仍識夢爲小字爲甫六歲隨祖妣李夫人避兵于青陽一日與村童出遊路傍衆材申文貞公欽奉使適過縣境見而異爲招使前與語大奇之還京爲過昭敏公曰公兒不凡誠所罕見遂約與爲婿髫齔始受書纔周歲已不煩師教　宣廟聚卿士家子弟親擇儀賓于闕庭目屬公曰此兒真如鶴立鷄羣必爲國寵留作

他日宰相可也何必使局於禁臠耶又長卒妾禽于
文貞門久在甥館受知日深博觀羣書學業大進又
嘗請益於白沙李文忠公恒福其門賢士衆多然每
數公輔罷李公輒以公為先光海時國政昏亂屢起
大獄昭敏公與諸名卿同下理禍將不測時公年才
弱冠密運籌策斡旋危機火色稍弛知其事者莫不
稱之自此益無意於世隨昭敏公屏跡湖右杜門不
出殆將半紀時兇人煽動斐語以為被罪家子孫怨
望廢科公強赴場屋取丙辰司馬而大科則汚不赴
蓋只欲紓親禍也丁巳遭內艱　仁廟甲子初授義

禁府都事曾孚适叛　車駕南狩公陪扈以行道間
昭敏公與行中諸公論賊勝敗公輒曰适無謀而暴
又貪而少勇若到京城其勢必不能自振敗報當不
日而至俄而果然人服其先識及還都以病呈遞尋
除尚衣院別檢戊辰五月擢別試文科除刑曹佐郎
六月丁外艱服闋拜工禮曹佐郎兼記事官辛未自
侍講院司書入司諫院為正言遞復拜又遞拜成均
館典籍時外方有勲貴家疑獄　上特命公往治讞
上上疑公失出又勲貴家訴於　上竟致公廷尉問
而獄事竟移禁府推鞫公罷官捷遑郊外後被玉堂

選上教曰趙某之叅選誠極猥濫大臣以下爭卞於
筵席　上震怒曰今日八對專為趙某地耶自是五
六年間銓曹屢擬極選而皆不做最後楸灘吳公允
謙仙源金公尚容交薦公可擢用又　上問將相之
材於梨川李公弘胄李公舉公與慎齋先生金集以
對曰趙某不畏強禦皆可大用　上亦終不應丙子
夏始除兵禮刑三曹郎間為侍講院文學時虜警猝
急都元師金自點屯兵西關辟公及鄭相公太和自
從臨行公謂鄭公曰將從何路鄭公曰自有直路公曰
彼虜懸軍衝突想西師莫遏其鋒若由直路必不能

達矣公遂分路而行夕抵楊州以待鄭公之來鄭公行到碧蹄遇賊而退追及公曰果如公言矣其後鄭公舉以白　上曰趙某之長於料事如是云公及到陣上見戎政踈虞軍容不肅而將卒恇懷畏縮言於自點曰孤軍赴敵雖如以肉投虎亦何可受命專閫以賊遺君而坐視不動乎且數言其短自點益猒之使公急趍峽路收募兵粮公馳向黃海江原兩路激勸其人諭以忠義其不應者繩以軍法以故餽餫不絕西北軍賴以得濟公到春川遇元師謂曰聞沈罷遠以兵屯薇園願公借其兵以進自點從之既至與

罷遠酣酒啗肉無意進軍公責之曰兩公受國厚恩
位至元師而擁重兵左次坐窮深觀望何也行在孤
危朝夕不可保矣罷遠勃然曰君是何人耶公拔劒
而進曰身為大將不赴君父之急非人臣也罷遠色
沮不得已以五百人與自點自點軍合千餘公遂從
自點前進欲效一死未及三十里而媾成當公之責
兩師也諸道勤王將士皆環立左右莫不慷慨咨嗟
其後閒公聖徽對人言曰趙公誠國士無雙者也當
其時辞氣凜然令人褫魄矣　上還都公入覲而席
藁請罪朝訖以為罪在元師原赦為差監　太廟修

改事先是公有吏曹郎薦故事有吏郎薦者不得往陞四品公與掌銓者不合故由司藝陞寺正無管餉從事時開西經亂蕩殘虜人需索百倍前時又方伯病劇事無巨細悉以委公公嚴以莅下明以斷事量時度勢動中機宜招集流逋使安耕作懋遷財賄以裕冗費內寬民息外塞夷噶居數月一路蘇完事聞朝廷褒奬又方伯死朝議咸欲擢公代之　上以階級太驟不許秋還　朝求外除安岳郡守郡亦經亂以後百為俱廢公隨時制宜撫摩懷綏官無弛務民亦賴安戊寅移拜尚州牧使時　朝廷方有南顧憂

故有是　命州乃嶺底雄邑人衆地巨吏頑民悍俗又健訟牒訴雲集公至則束吏撫民寬猛並施斷訟決獄亦底明允又捐官帑代輸一境之常稅人懷其澤不忍欺以事已卯以病解歸冬叙拜司憲府掌令始入玉堂為修撰時　春宮北賢儲位久空而覃又請元孫入瀋衆心危惧而朝議靡然莫敢違拒公在直廬獨進疏略曰竊聞以虜喝元孫大君將許入送仰念　聖上之情懷國勢之危急肝膽欲裂彼之兇狡若有加層之舉則其將從之耶不從則前好盡棄而後怒隨之矣　殿下有幾子幾孫耶　東宮鳳

林既不得還今又送元孫獰坪則惟　殿下一身而已國之本在儲君儲君之本又在嫡孫矣今之人謂虜有信曾謂彼之信賢於秦昭哉楚懷入開不返覆轍不可蹈周宣之為太子遭難而亡召穆公匿之而代殺其子古之忠臣有如此者今若有忠良之臣其敢奉教乎伏願更加三思辞以幼稺難行為又設一策貼黃以進　上以為深妙而卒不得行識者恨之庚辰復由掌令再入玉堂時清陰文正公為羣憾所誣將至大義晦而　聖聰敝公慨然上劄曰柳碩性本陰邪濟以危險以傾軋為長策植黨為能事與同

志數人做出異論人皆仄目而莫敢容喙獨金尚憲嚴辭峻斥碩坐此坎軻十有餘年稔毒蔵鋒非一日矣今見尚憲得罪時論始乃鼓吻閃古逞其宿憾加之以無君不道之罪碩之真形至此畢露矣朴漢之論碩亭意評劾律不稱罪　殿下不責漢之不嚴而反以不正為教臣密惑為碩務為自伸箝人之計其曰無非尚憲之人云者即范睢傾魏冉之說也其曰盤擾威福十八年云者即漢臣論霍氏之語也至曰臣即　殿下之臣云者此昏朝諸賊臣之遺響也其時聞者猶且驚心不料此言復發於　聖明之世也

公曰此復觸　天怒力求外補出為南原府使未幾病免叙拜數官皆辭後以司諫承　召彈冢宰之恃寵行私者　上特命遣公汲差輔德三日內發送瀋館公無幾微見於色如赴樂地既至見堤坊不嚴胡羯恣意出入甚至　春宮服御公然掠取先是鄭公雷卿憤譯鞮橫恣欲以計除之而反為所戕自後我人左不敢出氣力相抗公深懷憤歎與胡人嚴立科條以存限閾自是館中肅然　春宮謂左右曰吾乃今日始知為世子也一日虜人意令　世子從軍蓋將西犯也時倉猝粮資罷梶無可取辦上下遑遑計

無所出公設計誑虜事無所缺至錦州兩陣相對
世子最在矢石之衝公預令一行各具革布兩囊人
莫知其意至是以布囊盛沙革囊汲水灌之須臾之
頃奄成氷城　世子以下賴而俱全　世子嘗乘怒
手鞭衛士公下馬而前投其鞭於地仍伏請曰從人
有過當付有司治之何至自鞭以損威儀雖在平常
時猶且不可況在異域獨不念　大朝之貽憂乎仍
泣下沾襟　世子感悟仍下令曰彼鞭輔德所投毋
取以来也公每入對常以留心學問之意陳戒曰古
人云殷憂啓聖此正　邸下動心忍性將大有為之

會也不以此時勉懋睿學早晚東皈將何以自見於
大朝乎西行時亦以所講書隨行或言其非宜公曰
舟中猶且講學矣道間時時入對開卷討論　世子
倚任敬信凡百必咨決焉限滿將還　世子從容謂
曰果有何策可使余歸國乎公曰使　邸下久勞于
此實諸臣之罪也仍泣而出招譯胡命壽謂之曰方
今我國之人莫不欲甘心於爾國而獨以　聖上在
上故不敢動耳若千秋萬歲後事有不可知者而
世子大君遠在異國或有跋扈之人從中而起意有
所出將無所不至則　世子大君不過為瀋中一布

衣耳拘而留之何益之有命壽默然而去後數日乘夜来報曰執政之意亦以為不必久留若自本國来請曰　國王病甚思見　世子云爾則必聽之矣未久果許東還而其事秘世莫知也還　朝屢擬三司方伯閫帥之職而　天黜終靳焉癸未歷數官擢拜水原府使府宗畿輔重鎮乱後軍卒罷械蕩然不可收拾公一皆簽補修繕視舊有加遂與訓局相埒焉又官廨倉舍煨然一新然後聚邑子之秀者廩給於校舍勸課不輟簞簞籧豆將事之脤一皆如法新之官下胥隷亦以國典充額焉一朞之間政成弊祛使

者褒啓有錫焉之　命府有異味掖庭人来求曰自
上思一嘗之公曰人臣私獻非義也　上笑曰君臣
之義雖嚴獨無姻婭之懿乎蓋公仲氏是國舅故云
甫乙酉棄歸拜兵曹參知移參議出尹全州崇佼教
修武備抑豪右恤小民設酒食以饗耆老停將作以
休工匠羣情胥悅移按湖西府民惜其去攀轅不忍
別鄉大夫諸生亦皆携酒肴遠将供帳連亘數十里
皆以為古未嘗有也湖西連歲饑荒狀聞于　朝蠲
賦祛瘼又以營門不可無手下軍簽得數千人以為
緩急之用遞入為禮曹參議入承政院由同副至右

副承旨己丑春　王世孫冊封時有宣冊勞陞嘉善
為江華留守　上引見問以急先之務對曰保障之
道莫先於多聚民丁而本府沃壤半入牧場土地阨
窄生齒不遂今若革罷牧場則户口自增而軍丁可
坐而得也　上然之特命先罷一場公出入原隰相
其饒瘠計口均分人爭受廛樂為之氓未及半載軍
額賴增公又以軍餉只置邑底甲津為非計增設倉
舍於東北西沿海三處以除陸運輸輓之勞增置戰
艦於要害處多設撈梁使不病涉以官用贏餘代充
逋負恩威兼濟秩滿拜漢城府右尹兼帶義禁府備

邊司常平等事移長銀臺以　仁祖祔廟時執事進嘉義階自是周流原品職事者殆遍而別職尤多間為慶尚全羅咸鏡監司或為潭陽府使驪州牧使隨有聲績其授北任　孝廟引見慰諭曰年老之人不宜煩以職務而北門鎖鑰非卿不可仍論北方形便顧謂大臣曰此後北開狀啓一皆稟裁於榻前蓋慮廟堂或謂沮格使公志不行也公聞　命感激不悼勞悴遍巡窮荒條列利病以　聞又以問延等四郡地廣而饒不宜廢棄先陳厚州設鎮便宜則　孝廟已昇遐矣　顯廟初服不遑遠略故仍寢不行時旱

滂相仍蠲徭役粟俾無捐瘠北俗獷悍動觸邦憲公
龍蛇赤子而並興文教遽民翕然遵入以祠禮都監
進階資憲知義禁府敦寧府事壬寅拜刑曹判書出
入平允是冬公有休退計請暇沐浴于湖西仍以年
至陳疏謝事退居于保寧地蓋公自　仁祖末年已
知時事之無可為者及　孝廟奮發大志感激知遇
陳力就列冀展才猷而遭遭泣弓之痛則益無需世
之意而只以方喪未闋　祔禮未行淹延遷就矣至
是引絰告老更不造朝然　朝訃共惜其去除拜頻
仍而公志固介石不可拔矣然一飯不能忘君乙巳

丁未　上連幸温泉公皆詣　行朝起居或陳奠敬
戊申以侍從父年七十　特施恩典加正憲資是秋
又朝温宫　上引見勞賜慰寵公備陳民間疾苦
上嘉納爲仍命本道賜食物庚戌正月有徵恙其二
十七日考終爲訃聞命輟朝禮官致祭及吊賻皆如
儀公罷局峻整風儀豪爽平居無怠惰委靡之容識
見高遠智慮周通自少有匡時濟物之志胷懷坦率
言語質朴孝友之行根於天得事親無違行及遺巨
創悲毁径情吳楸灘名謙金仙源尚容李芝峯睟光
咸来吊慰見其顔色哭泣之發於誠心相與感滀曰

吾輩見孝子多矣未有如趙某者也踰朞啜粥終喪不脫絰帶每省墓拜跪哭泣哀動傍人以至祭祀懿謹修潔年既耆老而忌日必不肉雖世誼亦然常以祿不及養為恨憂藩府時未嘗設宴聽樂生朝不許子孫獻賀骨肉之喪亦終三年不參宴會事仲兄如嚴親愛敬備至年近六旬猶執子弟之禮喪而未葬長在殯側哭泣悲哀無異其孤一姊早亡鄙其後甚至雖疎屬而恩意周洽昭敏公晚有掃洒人乃婢也公事之殫謹及其死也悉以其子昏具襲斂之千里行喪力疾扶櫬親視葬埋此實未聞於世者平居無

昕嗜好惟喜書籍至忘寢食經史子集以至稗記僻
說無不遍究一經於目終身不忘其中酷好者家語
也練達時務左右無不宜揣事懸合若燭照數計事
有難斷衆皆疑惑而公輒精神溢發曡然如破竹其
處三司隨事敢言不以威勢而有所撓奪雖屢經挫
抑而終不懲創長於吏事剖決如流案無留牘明以
照姦威以制猾政主便民而務紓國之畜心恥近名
以鈞當世之譽常以節用愛人為為政之要道以是
治效著而倉廩宗去時之籍常倍於始至所蓋皆有
頌德碑至其歸休邈然無累而惟愛君憂國之心未

嘗少渝或聞　朝家闕失中夜不寐歔欷歎嗟常戒
子孚曰吾家受　國厚恩父子兄弟並登華顯惟盡
死力可以報效而吾已衰耗惟有汝曹竭其心力以
事吾君而已一自休退以來淨掃一室超然獨坐默
觀古書曰暮年潛心倍覺有味客至不言時事只與
談禾稼說桑麻而已每春暖秋涼與鄉中人士登山
臨水嘯咏忘歸或以公鬚髮猶昔精力不衰勸令赴
召公笑曰立朝四十年全無可稱者至今追思媿汗
自決使吾早知林壑優閑之趣亦不待年而退也吾
既生於此歸而死於此不亦可乎初葬全義中巢洞

其向之原越明年辛亥十一月再改申夫人墓其四日合窆焉其背向亥巳也申夫人之祖曰都事贈領議政承緒曾祖曰參贊謚夷簡公瑛外祖曰北道兵使清江李公濟臣也夫人有淑德懿行而仍有幹具昭敏公嘗曰凡人才德兼全未有如吾佳婦子孫其昌大乎公亦曰吾內外莅職無大玷污者亦不可謂無內助之效也與公同年生春秋六十四以長子晉錫原從功　贈公左贊成晉錫卒官掌令次龜錫監司次禧錫進士郡守次師錫判書季嘉錫參敎女長適縣監李滋季適判官韓斗相側出男厚錫縣監裕

錫別坐女為李晩達妻通嫡庶十一而掌令監司判
書叅議皆文科厚錫武科　朝廷以五子登科依
國典遣官致祭加　贈公領議政夫人視其秩掌令
男府使叅期進士叅開女壻縣監金載文側出男叅
辟監司男叅奉叅東叅崇女壻叅奉閔鎮夏承旨沈
壽亮郡守男郡守叅来直長叅彙叅果叅采女壻叅
奉李渴黃晙李齊尚韓瑺側出男叅雄叅寬女為鄭
伋妻判書男進士叅老生員叅耇叅耆女壻尹宰叅
議男叅一叅萬叅億女壻尹世恒側出男叅善女幼
内外曾玄並百餘人盛矣哉余於公年輩後壯歲氣

槩言論雖未及見而其末年最蒙知奬每從容承晤語纚纚無倦意氣象坦夷平生心事說盡無餘余以無狀常感其不遐也公既退畧有臺章余慨然以為世道涸濁貪權冒利老死而後止者滔滔也今公翩然脫屣優游世外其高風逸跡不可尚已豈臺章發於傳聞之誤耶今判書公將請易名於朝屬余為狀余嘗撰公墓文矣今又勞錄如右以竢太常氏之採擇焉

致仕大匡輔國崇錄大夫領中樞府事兼領經筵事

奉　朝賀宋　撰

尤菴先生後集卷三十九

行狀

皇考睡翁府君行狀

本貫恩津縣彩雲鄉

高祖安東大都護府使汝諧

妣淑人延安李氏延城府院君文康公樗軒石亨之女

曾祖 建元陵叅奉世良

妣 贈貞夫人文化柳氏承仕郎承陽之女

祖考 宗廟署奉事龜壽

祖妣宜人固城李氏郡守龜洞之女

考儀賓府都事應期

妣淑人廣州李氏兵曹判書正獻公潤慶之

女

先君諱甲祚字元裕姓宋氏始祖大原官至判事或云初名堅事見薦史其後有諱明誼官司憲執端與鄭圃隱諸賢為一時明士嘗按廉嶺南有諸賢送行詩至我　恭定大王朝有諱愉隱德不仕自號雙清堂（堂在懷德別業有女平大君朴公彭年曺公偉諸人詩若記）又歷尚州判官諱繼祀禮曺正郎諱順年二世而至大都護公厥緒殞

大　宗廟奉事府君孝友出天居喪盡禮有白燕巢廬人以為孝感所致與兄圭庵先生麟壽妹婿東洲成先生愕元並德齋徽講道于家人歸其居為三賢閭都事府君早失所怙受業于圭庵先生孝友謹篤謙退自守不求知於人故不大顯李淑人性端嚴靜莆旦夜鬼火逼至淑人凝定自持以俟自滅居與尹元衡比隣元衡以孽妾蘭亭冒為夫人其子女婚嫁以勢焰亭常致搢紳家淑人一以疾辭終不往先君都事府君之季子也以萬曆甲戌閏十二月十日生於漢陽里第端好靚秀飢膚玉雪語聲琅徹父母特

昕鍾愛才兒懷而李淑人沒既長每恨不省其顏色
六歲就教官金謹恭之門謹恭先君庶從祖姑父也學于退溪李先生之門
與羣兒例講于禮曹舉止閑雅應對明敏俞公泓權
公克禮大加歎賞以為真秘家兒也十一丁外艱始
刻意為學受業于簡易崔公公久聞其聰明日課少
微書二十枚一閱輒成誦不錯一字自是華聞日著
交遊日廣適值壬辰之亂隨諸兄避兵于開東轉向
湖西懷德庄舍是時兵火之餘人不聊生先君以羸
齋尤不能自存遂不暇於書冊既而時事畧定始得
温尋舊學時仲兄佐郎公邦祚清修好古以名節自

尚兄弟之間自謂知已先君日受中庸大學語蓋諸書不解益處先時佐郎公在公州別墅遘癘先君即馳往直入佐郎公驚且泣曰汝以飢困尚或相染豈望生全意須起出母益我病為也先君泣曰古有庾袞吾從祖母病時吾祖考亦然自是家法兄何出此言也佐郎公知其意篤乃紿曰吾疾已歇甚思生魚且朝夕之資已絕汝可往求諸林川林川即姨夫宋公應瑞也先君信之即星夜往返則佐郎公亦遂起矣俄聞庶母權在清州亦被染復往入省則權作勢起推出門外即拒門曰公何為若是耶先君遂留外

舍待其病已然後乃退丁酉次先知禮公承祚遇害於倭奴時賊兵充斥先君冒死奔往親戚止之先君曰鴒原情急暇顧軀命乎是時顛沛之中盡其誠信情禮無憾人以為難其後每與佐郎公相勗曰吾家祖先世以德行相傳吾先妣淑賢懿範考諸畜史宗罕其儔而諸父諸兄皆不幸早世紹述前美以裕後昆者惟吾兩人而已甬邁我征夙夜無忝者其可忘乎丁巳中司馬兩試時賊臣甬瞻幽閉　國母歸為西宮而居榜首者又仁弘之黨李榮久也與甬瞻家人李方興等倡議拜疏首陳不謝西宮之意且請誅

鉏右袒之徒永絶邪說之根既成以腹心布羅洋門却諸人令釜先是知其事者或不往既至而恥之者或踰墻而走先君獨奮然曰臨事苟免非義也謂其徒曰今日之既其說云何願聞之其徒咤勃曰此何為者問其名重縋之先君徐謂曰欲知吾名取紙筆以來即取筆大書姓名曰吾是某也其徒始謂其可恥以威既不可則益怒曰渠敢謀自脫以為異議赤幟耶遂以名聯書於是先君書甫謝單子遂詣　西宮謝恳方興等愈益激事將不測時朴鼎吉之兄泰吉與先君為少時同門友也義而哀之謂鼎吉曰此

人之名百世不滅時輩若罪此人流惡必長且其妻
孥糟糠不繼今使其遺禍而十口不免餓死則尤非
所以積善也鼎吉感其言為言於其黨事遂已只削
籍後　仁穆王后使語先君女曰予十年憂辱知人
臣義者唯乃父一人而已先君自是杜門田廬邈然
無意於世日以訓誨諸子為事饘粥不繼而怡然自
適鄉人鬪精舍于所居之傍請以為師先君大闢造
士之規牓諭諸生使知修己明倫之方嚴師尊子禮
每朝參謁及請業卒業必行再拜禮而請益必起且
揭白鹿洞規及九容九思等格言日使觀省居無幾

士風丕變循循有可觀者逮今　上反正朝廷搜擧
遺逸先君以沙溪金先生薦補授　康陵齋郎甲子
李适反京師戒嚴先君謂同僚朴烜曰公老親在賊
路可急往奉避此間事吾自當之遂抄　陵丁三十
餘詣城門申該曹曰此時微官皆有效死之義云云
則該曹以為齋所不可曠先君遂以所領交割該司
還直所聞朝廷區畫惶惑失措事無可為慷慨裁書
抵所親在侍從者曰願受一任可以自效者矣以死
報君以伸畢義願忠之志云俄聞臨津失守　大駕
南遷先君仰天慟哭曰既失　君父賊兵已逼生亦

何為不如自裁以白己志而已徐又自解曰溝瀆之諒聖人不取慷慨殺身無乃傷勇乎遂自間路艱開徒步以赴行在賊已平矣　駕還都秩滿移授　慶基殿祠官殿在完山府日有芬華聲妓之娛至者鮮不誤敗而先君嘗從諸兄聞李淑人之遺戒故平生不近女色至是尤自矜持漠然無所入於其心人服其剛丁卯例陞司饔院奉事未及拜　命忽聞虜憂即為書與家人訣且戒諸子令一人將母避兵一人從沙溪先生麾下以遂勤　王遂自完山星夜西馳道聞　大駕去邠職事亦以　行朝拱上之意即已

遞差而又值　昭顯世子撫軍南下遂自天安扈還
完山未幾聞　行朝將與虜和虜使名稱既不遜而
自我奉承之禮又有大可駭者奮然歎曰　朝廷縱
不得不與虜和亦當以義要責曰君臣義重寧以國
斃而天朝不可絕也弘立韓潤俱以兒迸及雖本國
無所容於天地之間必先斬二豎然後和事可成則
庶幾少挫虜意而軍民之氣亦少振矣不然而惟幻
狡是聽甘為臣妾則寧自蹈海而死耳既而和事遂
成先君遂決入山長往之計遍辭於親舊而歸會長
子時熹死於賊鋒其婦繼殞經營埋葬遷延未行翌

年戊辰夏四月初一日以疾卒于村舍享年五十五
先君資稟嚴重氣節勁特少時自以為頓傷卞急晚
年更濟以寬和其見於儀形辭氣者藹然可親至其
臨事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孝友之性出於
天賦雖早失怙恃事生之禮不可得見而其追遠之
誠至老彌篤每當薦享極其嚴敬雖盛冬必澡浴而
行事仲兄佐卿公沒於閩西先君疲馬單僕觸熱奔
喪往返數千里號哭從柩如一日行路無以別於諸
子自喪至葬凡七月之久而終不御酒肉不入於內
雖喪畢之後語及必泫然流滂伯兄性多忤先君事

之盡誠務順其意終得其歡心嘗至從子時嫡家見
男女親以授受憫然驚歎曰吾家禮法何渠遽壞哉
平居簡重甫穉或竟日夜嗒然無一語家衆畏伏閒
無人聲教導諸子必以節義學問為主每至古人殺
身成仁處必激昂而反覆之使有歆動晚以栗谷先
生所編擊蒙要訣授諸子曰修身事親之要莫過於
此又手抄已卯諸賢事蹟而與之曰使觀考蓋嘗曰
靜庵栗谷兩先生奮起偏方蔚然為一代真儒士誠
有為豈間於華夷古今哉蓋凡父兄之以科舉相勉者
不得已也苟能有志於遠者大者如科舉外慕矣翅

浮雲哉每以為吾曾大父福命甚好蓋多賢子孫也
丁卯在完山以書戒其子曰亂離瘼矣吾家骨肉各
在東西不知死於何所然汝勿以世亂怠於為學必
守朝聞夕死之訓可也若能篤信不失終有成就汝
父死無憾矣平生恬靜自守沈滯下位然憂君憂國
出於至誠傷時論事感激動人及正初嘗與李太常
時稷語曰投虜二帥終必反噬以故主為名此大可
憂至丁卯果驗嘗聞朝廷遣李安訥通信日本慨然
歎曰　二陵之羞百世難洗柩土才乾忍與此賊為
好哉兩值去邠之變悲傷涕泣淚痕滿面人進之酒

則却之曰君父何在最好人倫當聞表姪宋淡吉之居喪盡禮極加歎賞語及必稱其氏與鄉人處飲食言笑終日油油至其回邪奸譎趨時附勢之類則鄙而絕之或不能正視其面以故不悅者滋多生理甚薄蓋有他人所不能堪者然非其義也一芥不取與姨兄宋榮川甫昌李太常公及鄭處士璹友善以行義相尚當羣兒醜正之日歛跡江湖每良辰勝日詩酒相邀倘佯於山水之間悠然不知老之將至最不喜自伐當榮久等投疏之日其所樹立可謂卓然魁崛然絕口不以語人故子弟亦有不得聞者　今上

初政以名超授右職者大者授臺憲小者除縣邑其所為則未必如先君之偉然而先君沉晦自處終世不見知而無幾微怨悔見於色辭之間者則此尤人所難者也晚自號睡翁蓋見世人奔走於利祿之道故自托於睡夢之中而若無睹也嘗在京時酬人遊山詩曰曉起聞神鵲書來荷意勤湖山君所樂仁智我嘗聞梅月堂前水道峰祠上雲是余心所慕永頴謝塵紛此可以見先君之志尚矣先君歿後七年甲戌夏禮曹正郎鄭百亨司僕正洪恕副司果金德承郡守沈之源等上疏辭職事下該曹該曹啓曰臣

等取見丁巳十二月新榜生員李榮久等上疏則聯名者七十六人而反正之後出入華要明知其心跡不然者多在其中以其最表著者言之如生員宋某當其時慨然發憤獨為甫拜於　慶運宮聞者莫不歎服反正之初特授忝奉以褒其節而今其名亦在聯書之中則他人之受誣者可推而知之也鄭百亨等使之行公何如　荅曰依允噫此豈其生前沉塞死後愈著者耶先君娶善山郭氏生五男二女長卽時熹次時默以鄉薦拜忝奉次時烈魁癸酉司馬今為司憲府持平次時燾時杰皆業仪郡守尹燭監後

李愷其二婚也時默生三男一女女適士人韓五福
男皆幼時烈生二女適士人權惟尹搏餘皆無子女
嗚呼以先君行誼志節見知於世必有卓卓可見者
而早值昏朝窮約泥塗晚際昌辰又復沉淪才不為
世用志不得少伸而年未周甲奄至大故無乃世道
之舛耶抑所謂命數者使然耶嗚呼尚忍言哉獨其
遺訓炳然使後人不迷於趨向者可謂至矣而不肖
等質魯才下行之不力無以副疇昔之望而慰泉壤
之思不孝之罪孰大於是嗚呼痛哉始葬沃川郡東
赤登江上以其水土淺薄且犯五患乃以癸未年二

月初一日改葬于郡東南三十里利山縣金堂谷午向之原不肖子等寃號追慕無所逮及窃惟納銘幽堂揭表墓前以告後世蓋自近古以来未之有改而先君平生言行宗有不可不傳者故用敢述其一二以請于當時立言之君子伏惟幸垂憐而擇焉丙戌正月日男時烈謹錄

瀟灑園梁公行狀

甲子十月

公諱山甫字亮鎮姓梁氏其先出自駝羅上世有三神人降于漢挐山分長駝羅其最長曰良後改良為梁仍為氏子孫有為學士或為星主　本朝思渭以文

行薦授儒學教導官於公為高祖曾祖潑蔭仕祖允
信司直考泗源號蒼岩居士薦授宗簿主簿不就配
新平宋氏贈叅議福川女生公于　弘治癸亥資稟
端潔凝重童儒時自知讀書便曉文義立志遠大學
有規程蒼巖公奇愛之十四五隨蒼巖入京師聞靜
菴趙文正先生以聖賢之學訓廸後進將登門請業
蒼巖公喜而聽之趙先生授以小學曰有志於學者
宜從此始也公服膺不懈先生亟称之時成聽松兄
弟同在門下曰真畏友也及游大學儕流推重當釋
菜辨賢序事公辞不居咸曰公議也正德己卯　中

庙親臨試士命題以風興夜寐箴公作入格臺啓以所取太多削若干人公其一也　上甚惜之召見而慰諭之仍有　恩賜金河西先生公執友也其挽公詩曰弱歲承天寵即此事也是冬衮貞起士禍士類盡殲公遂無意於世即日還鄉所居瑞石山之北有水石林泉之勝仍鑿池築亭名以瀟洒而仍自號焉嘗推演孝德之義為賦一篇河西歎曰言言痛切曲盡理致其挽詩所謂強年闡性源者此也後有所賡一篇並行於世世人因以知二賢之深於孝也公每於父母慶節稱觴上壽而作歌詞以侑之蓋亦孝子

愛日之意也　中庙末訪問遺逸之士縣官以公應命公力止之縣官知公有不可拔之志追還其薦剡明庙乙巳士類之禍慘於己卯公愈自韜晦壬子復登薦章而終不就丁巳三月二十日考終于瀟洒亭正寢其冬葬于光州梨峴之先塋公治命也公嘗詔其子曰墓有碑碣自中古未之有改也竊觀世人多有溢美諛墓者適足為恥吾不願汝曹之效之也次子子澂嘗謁李文純先生先生問家庭所樂何事對曰家君所與遊惟河西一人有唱斯和以忘憂也文純深有喜色為配金氏籍光州正郎翔之女慈柔温

惠甚有閨範公敬重之金氏沒時公年二十五宗黨
勸其再娶公曰昔曾子謂曾元曰吾上不及髙宗中
不及古甫終不再娶聖賢且然況衆人乎且吾有三
子雖不肖猶可以上奉祭祀男長曰子洪先卒贈判
決事子徵其次也官縣監次曰子淳訓導三子皆有
文行一女適盧秀蘭側出男子湖亦以行義見称官
忝奉判決男千里千尋別提縣監男千頊以文鳴千
會生員千運主簿訓導男千建千柱子湖男千至千
章皆陞上舍千里二男晟暐千尋側出男義臣濟臣
弼臣千頊三男夔熊夔獜夔燮千運四男夔禹夔義

夢炎夢亮夢禹進士千至男夢錫千章男夢龜夢賚
內外曾玄多不能盡錄公天稟既異而考誠純篤其
本立矣又有師友淵源既親炎靜菴先生道行光輝
最與河西為道義交講磨切磋始終如一其門路之
正大可見矣其造詣成就雖非後人所敢輕議然陰
陽盛衰之際聖人甚勤為故大易致戒於辨之不早
辨公早見已卯乙巳之萌孽翛然卷懷養德林泉寬
樂令終易所謂其介如石焉用終日者歟大者如此
其居家接人細行曲禮皆可畧也公嘗慕陶靖節出
處之正周元公道學之妙極有曠世之感而興起焉

河西嘗宿留其室而題詩曰怡然一室中生事何須問壁裏有陶詩無人知遠韻窓明籤軸淨水石暎畬書精思隨偃仰刻契入鳶魚噫古語曰不見其山願見其木今公既與河西為友則不問可知其賢人君子矣況其發揮如此其至則後人議論安敢到乎公玄孫晉泰來請余狀其行畧叙如右以竢立言之君子云時崇禎閼逢困敦剥之上澣恩津宋時烈謹狀

刑曹叅判尹公行狀　戊戌二月

公諱仁涵字養叔號行齋坡平之尹著自高麗有侍中瓘以德業致大名六代祖坤為我　太宗大王佐

命功臣其後世有簪纓以至承旨判書公則皆以公貴而追榮者也公生於　嘉靖十年辛卯四月十七日幼而聰慧六歲能屬文外王父參判李公壽童無嗣以其家事屬之曰此兒他日必能成就二十二中進士二十五以明經闡大科選入承文院為權知俄薦為藝文館檢閱陞待教已而恭弘文錄拜正字例陞著作博士世所謂玉堂南床者也一時榮之以副修撰無知製　教題文臣庭試又於課製必居首聲譽尤籍甚由兵曹佐郎遷吏曹時建儲稗貢路朝廷以武弁充上价而極擇文士以防柬行事公應是選

為書狀官朝京師復命為京畿都事還入選曹為正
郎時李樑以權奸用事勢焰薰灼其子廷賓當擬銓
郎公力沮而不能得及樑敗有不悅公者反誣公謂
廷賓之入銓某有力焉遂落職尹公斗壽朴公素立
宗同僚席熟知其不然每以不能直公之冤苟保其
位為愧未幾誣公者死公將復用而李夫人卒廬墓
三年盡制服闋拜成均館曲籍宗簿寺僉正為親乞
養為豐德郡守俄移楊州牧使丙子判書公捐館公
年幾五十守制愈嚴嬰病幾危戊寅為司僕寺正辛
巳以奉常寺正例陞通政除黃州牧使栗谷李文成

公以擯使往迎詔使高敬命金瞻許篈皆以從事從栗谷至州留數月日與公及高公詩酒相歡許篈嫉之還朝啖臺諫彈公以不根之說　上問栗谷其果有此事否栗谷對以無有　上以論事不實盡遞臺諫由是齮齕者益衆有一名官為巡撫御史以公多耗官穀啓罷之蓋其時歲歉民飢公率多貸免　上察其狀惡其人之回事搆人遂復公職特以其人代公為黃州牧以著其墾田奪牛之跡甲申又以冬至使朝京既還除南原善山府使皆未久以事罷吏民攔道涕送入為戶曹參議尋出為慶州府尹壬辰仍

滿未遑而倭寇猝至官軍所在奔潰方伯以公為捕
亡將俾往諸軍後督察公以慶州為東南一大都會
當死守不可去捕亡之任誰不可為力爭不能得公
既雖州城而城遂陷左水使朴泓兵又潰於州境人
情渙散莫可收拾公遂招募吏民激以忠義遮截要
擊為一道倡前後俘馘無慮數百然所得首功皆歸
於卒伍而不以自居賊所擄獲有追奪者一皆畀之
人皆樂為之用赴死如狂故討賊之功最多而上事
之時務為遜約絕無誇張矜伐之語曰乘亂以要君
上吾所不忍為也以故朝家賞典獨後於公公以城

陷自罪于朝廷朝廷嘉之且以為既以捕亡離任則
城陷非其咎命還治本任公倡率州兵累出奇以窘
賊賊不能支遁去遂復州城時流殍滿目公悉心賑
救旁邑飢民其至如故所全活甚衆皆感戴如父母方
伯又元帥相繼慶啓奏已當遞士庶奔訴于方伯元
帥乞再借賢良朝廷愍公年老久勞于戎馬且以賊
路要衝宜用武人遂命遞還拜龜城府使時湖西缺
方伯上特命選擇以遣尹相國丰壽以公應命命既
下有他相撓其事不已出啓遞之即拜戶曹參議時
國儲蕩竭天兵陸續公晝夜思度多方拮据朝倖軍

興俱以不忘乙未始錄慶州功陞嘉善行掌隷院判決事朝紳一口言曰當時無一毫自功之語而竟蒙褒典可見實跡之難掩也丙申拜刑曹參判丁酉倭奴再逞天將絡繹出来公以迎慰使往迎于黃州又往平壤迎接病不能還朝十二月初十日卒于官舍享年六十七　上賜吊祭戊戌三月歸葬于楊州青松里負岑之原先兆也乙巳追錄宣武原從功　贈嘉義大夫吏曹參判兼同知經筵春秋館義禁府成均館事弘文館提學　世子左副賓客公天性孝友內行純備判書公年老鰥居未嘗須臾離側朝夕奉

養極其滋味每以便養為急力丐郡縣視兄弟一如
已出遇疎屬無異同産判書公沒一切以餘財付之
寡嫂與嫂妹析著田民之嘵且老者皆以自引為居
官廉潔自持決獄聽訟不為開拆所撓人不敢干以
私家業素饒又屢典雄鎮而終無一尼一壠之增為
文操筆立書絶艱澁之態又善畫竹尺素掌號一絶
揮洒為世所寶其號竹齋者以此而亦寓歲寒之志
也所謂親舊者栗谷先生霽峯高公黃岡金公白嶽
幸公月汀尹公數人而已癸未以後朝論擾貳公益
無當世之念每朋知来會論議紛然公退然醇默不

與酬酢人雖以厚德長者稱之而亦以此不甚清顯也夫人羅州丁氏贊成應斗之女生長名門閫義修飭生于癸巳卒于甲寅其年四月祔于公墓三子長弘毅文科正郎次弘立文科縣令次弘裕有醇行三女知事金之誨察訪朴源僉正李瑜其婿也弘毅二男惟敬夭惟謹進士曾為縣令女適林澤李時敷弘立二男惟健進士有儁才早卒惟敏業儒一女適進士李晚生弘裕四男長惟晉進士前為振威縣令惟聖夭惟益惟鼎皆業儒一女適參議李有謙金之誨二男振遠振聲二女適尹憲之李徹朴源男載輝進

士惟謹五男起卿餘幼女四長適李緒次適徐文在
餘幼惟健四男長卿飛卿國卿直卿皆進士而長卿
為奉事飛卿文科為正言惟晉七男翊卿早沒尚卿
生貞夏卿早沒咸卿晏卿喜卿舜卿一女適進士李
箕相側出達卿遇卿女未行惟益四男宣卿任卿生
貞憲卿挺卿二女適魚震奭朴世榮惟鼎一男元卿
三女適許墠生員朴世彙韓宇量李有謙五男翰以
孝旌門翊死於孝旌門　贈持平翔有學行翻翊文
科女適察訪李惇內外曾玄總若干皆有文行此可
見善人之食報也余祖考與公夫人有中表之親甫

後仍有朱陳之好又多與其孫曾玄從遊故余生雖
後而熟聞公之為人也頃歲振威君納拜於愼齋金
先生愼齋固黃岡之孫也道語舊誼賞以稱家兒顧
語余以公之世甚詳余益信其為君子人也今者振
威君示余以家乘一通使余為之狀將以請銘於當
世立言之君子余不敢辭謹件如右以竢採擇焉戊
戌二月日恩津宋時烈謹狀

僉正安公行狀　乙巳九月

公諱廷奭字和叔姓安氏竹山人高麗宣威秉義翊
戴補祚功臣三重大匡門下贊成事判戶曹事延興

府院君諡襄良公漢平是其上祖仍子興孫三世皆至大官　本朝叔老官西北面都巡問察理使其子望之官咸吉道都觀察使其子孟聃　世宗朝尚貞懿公主封延昌尉於公為七世祖高祖諱從坦慶尚道水使曾祖諱彦鍾司直祖諱景濂僉知中樞府事考諱大楠通川郡守郡守才望卓殊毅奇不羣以從勳及二子追恩累　贈至吏曹判書妣清州韓氏右議政諡忠靖公應寅女也公以　萬曆辛卯五月二十二日生生有異稟甫睟遺倭乱阿者抱走與父母相失屢危而獲全家衆異之韓夫人嘗疾篤公方弄

雖亟取脫放以祈冥應仍露祝曰願使母病速已見者驚歎韓夫人竟卒忠靖公與其夫人李氏哀而鞠之十一歲判書公継室權夫人主梱公親媚之不以異顏有間權夫人亦慈愛如已出稍長受業於守愛鄭公曄鄭公奇重之每事咨焉不以後輩待之弱冠成進士游國庠士友推排爲未幾光海政乱幽廢母后公遂拋擧業結茅於交河漢糜山下晦迹農圃時賊臣爾瞻方煽其子大嘩托親黨義致款除公參奉職以試公去就判書公慮禍勉以暫屈公對曰彼將探我欲用之其辱甚矣今若出謝則非但失吾本心

他日門户之禍安知不甚於今日也洪鶴谷瑞鳳為判書公慰賀曰有子如此他後何憂自是洪公見公必加敬歎時中外大小皆附廢　母之議其稍異者輒目以扶護之流公名亦在其中人皆為公危之癸巳仁祖反正　母后復位前時廢斥之士一皆甄拔諸公始欲除公六品官不果則遂拜慶安道察訪未幾丁判書公憂丙寅拜義禁府都事值丁卯虜變從難于江都以　命拿帥臣于西路時虜兵充斥公間關賊藪出入陳掾卒以畢使已而以事罷叙為水運判官時畿輔新劇漕卒尤殘公盡心撫摩使得甦安

漕卒立石頌之以典牲主簿出監居昌縣未久棄歸居三年以忝上官復拜義禁府都事尋罷丙子　大駕避寇于南漢城除公戶曹正郎公專掌粮料大小皆服其稱職亂定經費無從可出公承　命馳往諸倉收拾燼餘稍備支給又收零碎以哺道路之餓者陞司僕寺僉正判度支李公景稷才公之為　啓仍原職未幾拜高城郡守己卯自免既叙復以戶曹正郎移儀賓都事復還戶曹而以眚被彈諸公惜其橫罹即處以訓局即癸未守醴泉郡旋以土豪之誣就對　上察其冤特原之朝叙欲令公仍赴郡以治妥

猶銓曹旋已出代故其議竟寢而復以訓局即見處
時有上送喪者事甚危迫公當夜挺身赴衛宻嚴事
定録勲以先入陣中終始扈衛八字廕叙爲尋以前
任高城時員租徒配楊州綠揚驛乙酉蒙　宥丙戌
畧拜翊衛司翊衛歷訓局即司宰監金正爲通川郡
守辛卯以差員赴　闕時　寧考新即位勵精爲治
公蒙　賜對　上親問前後履歷及郡戶增減田結
多寡公進對纖悉　上善之教曰益懋乃職　陛辭
道病辭遞未一歲出守瑞山郡乙未病遞還家丙申
七月十三日辛丑從勲　恩贈左承旨其十月十日

溝合夫人柳氏墓于揚州松浪谷負巳之原公始毓
韓忠靖學忠靖課以小學教之以事親敬長之道既
又以守夢為師則習聞前輩長者之雅致幼失所恃
既稔孝以事權夫人又推之以事權氏族黨甚有意
義丙申知病之不可為時權夫人就李氏任所輒意
慕不自克曰吾不得省覲久矣仍涕泣不已為婉睦
宗姻不以戚疎而間為與凡人處必接以和厚之色
其居官也清慎嚴明威制豪右聞有孝行者則必禮
敬而嘉賞之其已旌表者則修其掉楔不使頹倒其
守瑞山也已踰六秊矣其勤勵之操愈不衰也凡宰

五邑炊無歇清澹若布素時可去即去未嘗苟待仆
熟性好山水每以去官之暇必縛椽清勝之境日與
園翁溪友漁釣忘機間或索句逍遙而已少與姜相
國碩期羅同知萬甲友善又姜相國為　王世子外
舅欲與公連婚羅同知曰安某必不肯矣公之志操
見信於名流者如此蓋公以美好之資從事儒賢尤
知小學之書切於日用其教子弟及其鄉學必以為
先有所過失必開此書躬讀一過而警責之至教以
善遇奴僕則亦拈出陶彭澤之語持身接物其得於
此書者為多嘗有人見公待人雖少者必危坐致敬

謂公曰無乃過恭乎公曰外翁韓忠靖公位極台鼎而益加謙恭未嘗不危坐我自少目濡故不敢不如是也蓋其始終云為不為無本末者也柳夫人自在室淑行已著既行為婦為妻皆思盡道故尊章不見其愠色毫末不累於君子仁恩雖洽於手指而警飭常切於子女故姊妹婣姻以至親表隣並無有不敬愛者籍晉州高凉辟上功臣車達之後議政府參贊潤之女生以萬曆壬辰七月二十一日沒以崇禎辛未七月十八日公有六男二女長男統次縝登文科今為東萊府使次絢次緝武科縣監次績次縡生員

女長夭次適崔汸側室子縈二女婿權萬年李商徵
也縝五男相億相萬相真相泰相英後統而為公嫡
孫者相億也二女皆幼緝一女績二男相益相奭相
奭後絢者也一女幼崔汸三男二女縈一男一女權
萬年一男三女李商徵一男內外孫曾並三十餘人
余自少習於韓忠靖嗣子清寧君德及清寧嘗謂曰
君不見吾甥安某乎真佳士也余固心存而不及見
矣頃歲獲與東萊父子遊益想公之典刑矣今東萊
以家乘一通寄来請狀義不能辭也噫公之言行可
書者固多矣最其中數於家庭者有曰我家貧親老

雖未免於祿仕然自丁丑至今幾年而未嘗屈膝於虜使之前是則幸也嗚呼今世則不復聞此言矣其不以相辱而拜為榮而惟恐首之不下尻之不高則幸矣聖人尚以史闕文馬借人之又見今無為歎今見公遺事竊不勝慨然敬歎之心謹摭家乘芟錄如右

崇禎乙巳九月十八日恩津宋時烈謹狀

戶曹佐郎贈左承旨趙公行狀

甲子八月

侯諱甪翮字景翬姓趙氏楊州人始祖岑高麗判院事歷二世有文剛公生生以性理之學文藝之才擅名當時是生瑾觀察使觀察生仲輝正言是侯六代

祖也曾祖訥副司正祖之柔副司果司果公始自漢師避兵乱寓居温陽為鄉里所敬考相禹號時庵以孝聞経學詞章無出其右隱居不耀其有久事沙溪文元公先生講論不懈先生重之薦拜為　齊陵參奉不就娶文科金福善籀女　萬曆丙辰生侯于温之梅谷里生時時庵公有異夢自幼服習時庵公教訓受讀性理諸書又旁通馬史韓柳等文字其所製述頗有古人體制嘗入場屋發解居上游戊子以薦除禮賓寺參奉人或曰本寺官冗吏頑儒生未易居侯益自信洗手奉職謹察收支無所漏失吏輩皆曰

前後未有如此官者原平元相國為提調亦以請謹盡心稱之未幾以事罷　孝宗大王元年庚寅除典設司別檢慎獨齋金先生集秉銓時也冬中司馬辛卯例遷義盈庫直長收拾財力造成藏府提調李公時昉啓其狀　上特命陞敘曰如此盡心國事之人不可不嘉奬壬辰春遂陞造紙署別提尋移歸厚署又連為掌隷院司評戶曹佐郎兩皆劇務俟用職剳明盡其誠心長官皆請久任本職為戶曹時以輸對入侍悉舉本曹弊端數奏詳雅　上皆可之命庙堂嚴行之癸巳為井邑縣監一如京官時尤以愛民為

有三男一女女適士人尹尚元侯受教家庭兄弟六人至誠友愛既以文行立身已仕以清白自礪侯沒縣之族人士民入而治喪惟見大夫人新衣禦寒而已其餘僅僅掩体邑人莫不嗟歎自襲至歛皆為之資助得以隔至公前去井邑其人立石頌之及是又相與追頌焉　顯庙乙巳夏南幸温陽郡中人士上疏以顯侯家行誼　上命旌時庵公閭　贈侯承旨又官侯伯氏爾後仲氏爾重而季弟爾炳捷　行朝廷試遠近莫不歆動焉余與時庵公為同門生仍與侯兄弟相善及侯来莅懷德則尤服侯持身奉職之

實今因鳴世之請蒙錄為狀如此云　崇禎甲子八月　日恩津宋時烈謹狀

貞敬夫人崔氏行狀　壬寅四月

夫人系出全州高麗神虎衛上將軍諱純爵其上祖也其後達官名人累累有焉完山府院君宰蕡成平度公有慶最以文行顯於世高祖任仕止部將曾祖漢宗贈叅訒祖誾贈叅判兩世追爵皆以考諱德隆同知公所貤也同知公倜儻弛置不事文學力田養親財資饒益然自有道理不雜以世俗侵貧侵弱之事真所謂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以待收身有處士

義而取給者也又以周窮恤匱為急國家遭壬辰倭
乱仍以飢饉京華士大夫及道路之餓者其至如歸
公列鼎具食逐日供給終無倦色焉光海以世子撫
軍南下天將劉摠兵縫率數萬衆經宿其村公具兩
時酒食迎犒於路上部分營辨指揮而定絶無喧譁
急遽之意兩軍將士大加稱賞総兵曰雖以中朝之
大如此人未易多得也後遂白于　宣祖大王宣祖
特除林川郡守公終不敢辭交缺數月而歸沙溪金
先生嘗稱曰吾見富人多矣未有如此人之好義也
公娶國姓李氏達城都正仁武女也夫人以　萬曆

壬午十一月六日生容儀婉嫕性度靜淑自十餘歲
時已有成人之度行止安詳笑語簡少又知事親之
道父母有命承順不怠有疾則憂苦必形於色處兄
弟間亦盡其懽同知公鍾愛甚篤未笄俱失怙恃哀
毀過禮服闋以壬寅冬年二十一日而歸于贊成李
公忱贊成公上奉其考判書公及庶母又前夫人黃
氏有子女三人而其季尚在襁褓夫人上事尊舅又
小姑各盡其道小姑性雖無良終亦和愛其撫黃氏遺
孩必親自抱持不以委諸乳媪或有疾病則祈禱藥
餌極其誠心雖便矢徧汚衣裳絕無惡穢之意判書

公嘗曰新婦孝慈如此吾門可以昌大矣未幾判書公疾革夫人晝夜不解衣親調藥餌而奉之判書公不能進則夫人亦不食及喪哀慕如其父母時凡其終事至賣簪珥終無所缺其事贇成公和順而承以敬贇成公前後五受郡寄而夫人未嘗有出入言又不敢取官下一物故月俸之外纖毫無剩資烏已已贇成公飲氷朝天海路險遠人甚危之夫人常置一小旗於屋上占風之逆順夜必露香致禱又虔祝海神冀其利涉翌年夏贇成公果沒於燕京夫人迎柩攀擗氣絶而復甦者數矣及葬享諸孤廬于墓于朝

暮哭展奠饋之具不以委人雖病甚而力不懈已亥六月寢疾二十八日終于漢陽之里芳享年七十八其年十月卜葬于交河水南里崔氏葬其初四日窆焉夫人生長富家習於美餙既行則贊成公家素不温夫人不以異於前日有不堪之色當昏朝時贊成公為權奸所忤杜門屏跡者十餘年只與會心親友杜酒自娛夫人常餙庖具饌必使賓主盡歡而後已贊成公薦於睦婣收養遺孩者至多夫人承其善意撫養以誠衣脹飲食人不覺其異於已出諸子既取婦人門同爨者數十人而夫人軫其飢寒均其勞逸

而任以職事撫御之方井井如也雖甚愛諸子而至其教督則未嘗寬假常曰出入交游之際必謹其言行以貽父母令名是吾至願也至於顯揚則非可以人力強致也嘗從子之官歎曰安享專城舉家免飢國恩罔極矣豈可復以非義累汝所供稍佳則必親自它畧以遺京中諸侄曰獨享非樂也賀辰所獻即亦須盡不為日後留計也手執繭絲老益孜孜諸子女或進文伯之說則亦以敬姜語答之紡績所成以助親黨之婚喪諸生為其子來則喜而款遇族人過者或空腹而去則歎然不樂者累日隆寒制祭雖手

至皴拆不聽諸婦代割自以小宗之家必獻賢于大宗婢僕有過温言戒飭不以笞扑遽加焉故婢僕誠心感戴不忍欺紿至於隣里媪嫗亦施以恩意故宗戚莫不稱歎焉已始得疾時自知其不能起時孫寇新娶婦乃曰新婦亟迎以来盖念其不幸之後縞趍之不祥也及將屬纊語子女曰死生聚散若夜朝之常吾又年至上壽復何感焉且勉新婦以孝敬之道諄諄若治時精神未覺有毫髮爽也襲歛諸具皆用平日所自具者盖嘗曰古語云七十時制吾不忍使子女擗踊之際急遽而為此也其周詳懇惻之意又

如此矣余於贊成公契誼甚厚又與諸子游好尤篤
獲知夫人之賢詳且舊也記昔癸巳年間其冢三哥
壽翼得永同迎養娛侍吾母亦無恙隔江相近二母
書辭往復贈遺慇懃痛癢憂歡不翅相関矣今者二
家兒俱以孤露餘生銜恤靡依共深不洎之痛茲荷
彼氏諸子以義要責狀文自揣不敢而情又不忍辭
也遂掩涕而仰書其槩如此其內外後承則已詳於
贊成公狀中故不復蒐錄云

完山府夫人崔氏行狀　乙巳三月

夫人姓崔氏系出全州高麗辟上功臣神虎上將軍

純爵其上祖也考諱鐵堅司諫院大司諫贈左贊成
妣鄭氏晋州大姓夫人以　萬曆癸未十月初五日
生贊成公愛其端順幼時手書女範以授之終身誦
念不已年十七贊成公議所宜敬歸之趙公諱昌遠
公昭敏公諱存性之長子族大而貴夫人入門益自
敬謹常未明而起起居舅姑仍侍左右未敢輒退私
室湯劑未嘗委人舅姑疾未復常則夜未嘗就寢者
雖久而無倦色如是蓋三十年不衰也與其婦申夫
人親愛如同氣申夫人即象村文貞公女也素有女
士名常曰吾生長名家見人多矣未有如我姒者此

當為後世模範而福慶濃為公自少喜賓客夫人常設酒食使客主盡歡不為有無計有所靳也公為郡邑時無一言以及家私曰無以是累我公也平生動止有常既老衹飭不衰日必盥梳衣服唯謹女紅常不去手也然有時高論事物則其不合於理致者鮮矣嘗曰吾無可為子孫法者但自少至老一言一事未嘗有傷人害物者矣公宰益山時夫人有異夢誕生　聖女　仁祖十六年遂位坤極公由仁川府使超一品階封漢原府院君夫人以淑人從陞府夫人大貴豐享一朝有之瞻聆聳動而夫人愈自兢畏朝

夕若将有大覆墜者姻族望其顏色莫敢慶賀於前以命嘗入掖庭　上稱其衣服儉素後　孝宗大王亦軫其未有燕衣賜以珍裘　崇禎丙戌漢原公捐館夫人年已踰艾執禮愈嚴家人交謁以成疾為言而終不喪食自　孝宗以来我　大王大妃極享東朝之奉昕以致隆於夫人者備矣其恩澤亟須少涉豐腆則必踧踖不安即以分諸親族其窮窶者取養於家務以不屯其惠養之膏賜其親族皆愛戴曰我家夫人示而識者知其有福謙之效矣　孝宗大王賓天夫人痛慕特甚言及必流涕既三年猶然至德

之感人固宜如此而夫人亦可謂加於人一等矣癸
卯十月二十五日卒訃聞　上輟朝其終事皆自四
殿致物爲漢原公先葬楊州地至是改卜松都之高
雲山負乾原翌年正月二十九日舉緬而夫人祔焉
男徹錫文科官至承旨以毀而沒長女歸叅判申翊
全即象村公子次教官韓鼎相我　大王大妃最季
也承旨一子泰相五女適具文洙沈機餘未行申叅
判五子晸暹㬥曅昂長女適正言李嵇其次選爲王
子崇善君澂夫人教官三子宗建宗運女適金鼎臣
餘皆幼嗚呼蜀塗莘摯尚矣自漢以後外戚之家鮮

不酬豢豪縱以病其國而亡其家矣今漢原家以故家右族仍為國舅又貴富者婦人之所慕喜也夫人能以謙德自持當　仁廟末年妖人孽臣表裡搆煽及如丙戌有大刑戮內外震慄夫人以眇然未亡一心淵谷能保無他逮我　東朝尊享聖舜之孝則其隆榮可謂極矣而其柔謹之實益著於世故上自士夫下至厮儓皆相與言曰曷嘗聞漢原親族有倚橫者乎其奴僕有凌奪者乎更歷　三朝曷聞有出入言乎皆相曰未聞也我朝家法固正且美矣而靡夫人淑慎之德烏能致此哉此所以善其終始保有家

族而令譽無窮者哉余於己亥歲嘗值夫人歸自大內飲避道側見其輿物女從如柳家韓夫人之為者余至今歎息以為今世婦人皆效夫人之儉德則奢靡之風庶幾其少衰乎余既作漢原公碑文矣今者其從子監司公龜錫以一角封識者使人來授曰從兄承旨公無恙時將復以此請狀其先夫人而未及焉今為死者紹為余與承旨公雖有喬等之異勢固嘗從游而愛慕則深矣今則已矣豈忍負平日之誼而孤其泉壤之心哉謹芟錄如右以授使者而歸之

崇禎乙巳三月日恩津宋時烈撰

貞夫人李氏行狀

夫人籍忠清道韓山始祖李自成始見於譜稼亭穀牧隱穡仕高麗有大名其後有察訪諱蓊縣令榮義是夫人曾祖及祖也父九淵官佐郎以大耋老于家母趙氏吳氏趙氏父承旨瑗以文名於世夫人趙出也夫人聰敏強記經書史記之說一經於耳輒不忘如詩傳孟子則或盡卷成誦略通大義以至東方諸大家氏族舉皆了然時時論辨古今得失賢否其不中理者鮮矣縣令公與其配金氏鍾愛異於諸孫常不使離側祭祀賓客之需必令夫人供具曰出於他

手者皆不如也時夫人年甚少然有所處置必與之商量爲稍長即知辨強非女子事遂自含章其所記識不復自見於言辭性至孝事父母及祖父母盡其誠禮雖疾病之時不廢定省見人以親病爲憂則必涕泣副其所索於賤者亦然年十一趙夫人沒夫人事吳氏無異所生吳氏嘗疾劇夫人沐浴露禱是夕有老人夢吳氏曰吾病將愈矣已而果如其言後吳氏每舉似於人曰吾之得有今日此女之誠感也夫人自襁慈顏祖母憐愛尤甚及祖母沒夫人至誠哀慕或見於宵寐之間則終日色悵其平日所嗜見之

衾不能入口及歸尹氏為承宣飛卿婦承宣公考惟
健早世兄弟四人孤貧零替夫人入門事姑權氏無
不盡心井臼刀匕不憚親執權氏甚安其養閨門之
間常見慈孝相融嘗疾病禱天如於吳氏也崇禎甲
辰冬權氏棄養翌年正月一日夜火起殯宇時承宣
公兄弟皆守柩在苫夫人驚起意謂禍及存沒直自
寢房冒焰赴之仍仆而灼爛家人奔救夫人猶未殊
自言曰禍變至此理宜有死翌日竟絕有司以聞
上惻然之命給布粟以庀其喪其四月九日葬于通
津縣松峴里新卜之原夫人神行時年十九至傾珥

篋以供甘旨甚矣其貧也而必有酒肉之奉於事晓達咄嗟之辦令人起立承宣公為布素時不事生産而夫人周旋營幹喫着無所闕真所謂良轉運也又使其姑與公不知其為之之不易此又暗合於古賢之訓也承宣公為通判為縣宰時夫人不以一物自私去時衣篋歸無所增見世之婦女以奢靡相尚甚以為非有富貴太盛者則曰必致不祥承宣公使家人喜外而惡内然每於州縣聞褫免則夫人必喜曰此非惡消息也凡此皆古賢婦之所難也夫人生四男二女男長明遇中進士曾為直長次明彜明運明

遠明獻及一女早夭女長為宋基學妻聞夫人沒哀毀無乳病以死明遇一男四女明運一男宋基學一男二女皆幼承宣之長公長卿余叔父習靜公之壻宋基學又余之兄子而直長嘗以問字從余游久矣連袂寅緣習知夫人之行非一日矣直長兄弟為其如此也来請文以為狀余謝以不敢而其請愈力終不得辭略據家狀芟錄如右以俟立言之君子而曰竊惟念陽饒而陰之此理之常故亦男豐而女嗇然其秉彝之性得之於天而無彼此之間故閨門之有士行者多矣然生而皆使所事之人無不嘉愛死而

使聞見者無不隕淚至徹　睿聽而　聖上矜憐則未有若夫人者也亦宜太史氏書之史冊公傳道於今與後世不但為碑版幽堂之銘述而已也時崇禎乙巳月日

傳

朴忝判三吉傳

報恩治南五里許隱士坪有名宰曰朴忝判三吉字東利高麗名將泲川君述熙之後父孝順其母懷孕彌月夢有神人来告名字云既生骨格異常稍長膂力絶人能挾二歲犢超越數仞墻屋又空中繫索步

行其上射帿終日矢不離鵠走追奔馬其疾如飛其父曰汝將種也徒勇不文則何以知修身用兵之法三吉服膺其言晝則擁獵犬上山擊伐歸以為養夜則斫松照書讀必徹曉有竊偷者伺其就寢終不得而退或有戲者自後暗裡疾呼而亦不驚顧每書必以千遍為準既而文理通暢詞源湧出其父曰汝文才已成須赴科塲以為老父榮遂從其言一舉而中進士再舉而登乙科及第　世祖大王甲午年三十三累遷至禮曹佐郎丁丑憂廬墓三年跡不到家啜粥以終喪柴毀危身而一不憂食服除　成廟即

拜正言尹虞人廢死時引疾在家獨坐歎息曰是誰小君吾等宗臣子也以故燕山主即位盡殺奉承諸臣而公則不及爲當時喪紀不修至於亡喪則尤甚鹵莽公時爲淮陽府使別處一室不入內寢祝遶常有涕泣處其妻感其義亦三年不肉瓜遠而歸吏民男女遮道號泣公不得行久留境上後立祠以祀之燕山主聞公清白密使內官搜捻卜物於中道則糧饌朝服外一無所賚主聞而笑曰何以爲生乎特授通政大司諫俄遷吏曹參判主漸肆荒淫公知其必至喪亡稱疾不出朴元宗成希顏等將推戴中廟

公曰主誠不仁余愛其祿爵位至二品何忍見其廢黜乎遂匹馬還鄉與夫人手理菜園飯素飲水人有所不堪而處之泰然也公長身美髯豪健倜弘有大丈夫氣像嘗有　皇朝大行人奉詔至見公而謂人曰此國有寬厚長者信貶甚厚云云晚年志節卓然不可及而其跡甚微故人不得以名焉此尤其高處子孫不免飢寒降同凡氓而亦不顧此豈常情之所可量哉嗚呼可尚也已

恩津宋時烈曰退之有云力牛虎籍文譜朴參判有焉然先儒以邵平種瓜青門為最高退之所言何足

為公重也